治臺必告錄

治臺必告錄卷五目錄

斯未信齋文集

治臺必告錄卷五

皖懷丁曰健述安

斯未信齋文集

徐宗幹

議委員留署辦事

竊四月間到臺任事。惟時前任臺灣府仝守患病已久。正在請員接署。旋卽開缺。公事不無積壓。各廳縣交代文冊紛繁。亦宜由道查核。是以暫留候補府經歷唐均在署幫同清釐。該史署守到任以後。一切漸有頭緒。業令該員循例聽候差委。現值辦理清查。須設局委員分任勾稽。查明

在臺試用人員。惟該經歷素諳錢穀事宜。且曾承辦報銷

藉資熟手。僉委查彰化災賑事竣。即赴局辦理。業經札飭

遵照在案。又各屬積案。半年以來。次第查催。業據各廳縣

陸續詳銷。尚有應由道提審之案。須道府均有讞局。方無

遲滯。查有護餉來臺之候補縣丞沈時熙。熟悉刑名。其前

任汀漳龍道任內。該員分漳郡當差辦事。實心差委甚爲

得力。應令在署隨同審理積案。至署內公務。另有幕友勷

理。合併陳明。再某渥荷憲恩。當此重任。必須集思廣益。以

免貽誤。且海外嚴疆。政務極其煩雜。先有司而總其成。始

能有條不紊。仍勉竭駑駘。矢勤矢慎。不敢圖自己安逸。亦不至聽旁人主張。總求公事有益。或應添人員入署辦事。以便考察而嚴關防。有未便拘泥成例之處。別無偏見。亦無私心。諒荷鑒原。再到任之初。人地生疎。又考試在即。臺郡作幕者寄居年久。道署與他處不同。不能不倍加審慎。並非專用委員。致生訾議。然即有品學兼優之幕賓。遇事高擱。總不及奮勉出力之僚佐。同顧考成也。惟爲該員等避嫌起見。所有一切稿案。仍另延友人核辦。自己無敢泄延。或不至相沿積壓也。

學政議

臺地歲科試畢。所有錄取各學文武生員。及緣事扣革並因案開除各生歷年分別彙造文冊。申送內地學院咨部在案。自道光二十八年五月間歲試二十九年四月間科試。均循照向例辦理。其革除各生舊管項下。即按底冊繕造。至二十九年冬間。查出彰化縣有已革武生。同內地冒混錄遺中式之案。而咨送部冊。仍以緣事斥革填註。並未聲明冒混取中一節。亦未以中式開除。二十八年考試後。仍查照造送。至二十九年冬間始查悉前案。該革生於二

十三年科考後錄遺彼時臺地文冊遲延未到前任學政無由知其被革至取中但憑錄送文冊更無從知悉底裏惟送考之教官臺灣縣訓導不應備送卷冊錄遺然該武生係彰化縣學甫經批革臺灣學官亦未必定係知情通同舞混查該員已於二十六年在臺郡病故其送考書斗事隔多年久已更換無憑查問該革生既經出學弋獲無期此時未便仍照舊含混造報除於冊內註明一面嚴催該府縣詳辦到日另文轉請內地學院咨達外合肅具稟

再臺地諸生皆內地本籍居多且內地學政衙門向無另

送底冊往往影射滋弊。臺地向來秋冬間。地方屢屢多事。是以廳縣府試多在春初。道考至早亦在三四月間。如科場之年。應試諸生必於五月底六月初旬風潮平順之時。赴期內渡。所有科試文冊。繕造需時。擬於本年送考學官赴省時。先將斥革及游學患病各生。另具清冊一分。賫送內地學政衙門查考。即可無從冒混。似亦清場規而端士習之一法也。

臺屬考試向分六學。澎廳同粵籍附入府學。噶瑪蘭附入淡水。餘四縣各自為學。其中粵籍生童。散處各廳縣。而考

試另爲一榜額進九名廪保歲貢則撥入閩籍歸府學各以次補廪出貢如所出之缺係粤人則以粤人請補此向來舊章也粤籍人數不過閩籍十分之一近亦漸見增多文風轉優於閩閩籍以額就文粤籍之文足額而外尚有遺者現定九名卽至十二名亦不爲多粤人久已籲請增廣然未便率准請奏今年科試童生將及三百名以上如鳳山不過二百餘名而取進十五名尚可撥府二名粤童額定九名又無撥府之例該童等入閩已歷三四代實與閩童無異亦多可造之才彼此相較未免向隅現由道飭

府議詳粵籍生員赴省鄉試公稟事如可行海邦幸甚又
嘉慶年間請添舉人一名另設恩拔歲副貢額經前憲奏
奉
部駁道光年間復奏蒙
恩允粵字號額中舉人一名而貢生仍和入閩籍一體選取是
以歷科拔貢有閩無粵非粵人無可選閩人多而粵人少
且究係寄籍不能不先儘閩人若不俯順輿情墨守成規
或至紛爭必須另准選拔一名有缺無濫並廩貢亦剔出
單歸粵學方爲公允本年選拔場中粵籍廩生中寫作極

佳。品學儀表兼全者。實非無人。而閩籍不能不占其先。有備卷一名蕭國香。現求附入龍峰書院課習。想愛才若渴。或招來試其技。亦見海外非無不匿之秀。詳文到時。尚祈婉商。如可請加學額。一并代請。則海濱人士。感荷恩培曷其有極。再粵人多富而好義。粵士多愚而好利。事如可行。切勿預露。致有招搖。是則過慮而不可不防者也。

上彭詠莪學使書

臺地閩粵雜處。人情浮動。固非易治。而實在民風士習。細按之似差勝於內地。祇因各莊內一二奸民。或構隙唆訟。

或煽惑忿爭以致習俗日漓。禍患疊起。地方官又以遠在海外。諸事易於彌縫。一時糾察不及。以致養癰貽患。有力圖整頓者。自應緝匪詳辦。而越海解勘。先苦經費無出。且各存化大爲小。化小爲無成見。避張皇之名。以苟安爲靜鎮。其能事之員。專用火烈畏民。即爲除暴安良。而以暴攻暴。暴且日甚。如語以學道愛人之說。鮮不笑其迂者。然校士即以牖民。制治清源之原。實在於此。臺郡城內庠塾相望。晝夜時有書聲。此即各郡邑所罕聞。闔學文童將近三千人。生員亦有習經古工楷書者。雖文風未佳。非無彬彬

可造之才。言語不通。戒諭訓勉。以筆代舌。亦無不啓不發者。但考試弊實孔多。即有勵志之士。因眞贋混淆。遂相率不肯上進。因而漸入下流。諸生不但不知以器識爲先。并不以科名爲念。恃有護符。作奸犯科。愚民因而效尤。甚且匪類皆其同類。風氣日壞。實由於此。前於考童時。實力稽察。就場中拏獲頂冒鎗手一名。自稱童生。實係慣作訟師之生員。串通廩保。買空名入場。向來即於場內現講買賣。習以爲常。即教官廩保亦恬不爲怪。當發提調官枷號示衆。合郡生童爲之大快。若即予寬釋。不但無以儆將來。且

恐胥吏人等。亦難保無同謀別情。是以考畢仍發臺灣縣收禁。勸提廩保及本童分別嚴訊。革究擬辦。或謂於讀書人當不爲已甚。然非如此。無以成全讀書人也。所有錄取諸生。及新進各童。剴切勸諭。兩月以來。似覺稍知自愛。而一時遽難挽回。亦惟盡此心力而已。素叨垂愛。謹肅佈陳。伏祈訓示。

覆王坡劍軍文武和衷治事書

竊思臺得呂鎮共事。不但佩知人之明。而深幸同舟協濟。受益良多。此間治兵得人。地方一切。皆易就理。自抵任至

今。文武一家。兵民漸見安輯。彼此毫無間言。傳聞之詞。不知何來。以致上煩憲廑。實切悚惶。再四思之。其所以有此說者。蓋亦有由。向來文武之和。和於外而不和於中。兵丁肆無忌憚。大員不敢過問。恐傷營員和氣。其意以縱容生事。該管將弁。終不能自全。只可聽之。此文之於武。似和而非和也。地方緊要之事。及民生休戚所關。武員漠不關心。以避干預之嫌。其意以爲地方廢弛。與武營無干。只可聽之。此武之於文。似和而非和也。積習已久。人之所謂同寅協和者。如是而已。現在兵丁過犯。不准地方官稍爲庇護。

此正呂鎮所深願。而人以為此文與武不和也。地方公事。呂鎮有所見聞。絕不稍分畛域。知會查辦。此正幹所深願。而人以為此武與文不和也。即以一二事言之。如上年獲有行搶刀傷事主之兵丁。即擬請 令斬之。嗣已據各將弁自行處死。文武皆秉公辦理。外人則執為與營員不和之證。或應保列人員。向來鎮署所定。道無不從。道署所定。鎮無不允。故覺其和之至也。今武弁有求於道者。文員有求於鎮者。必核其平日居官。考其實在勞績。於事有此准而彼不准之議。而不知鎮道實一心也。從前鎮道累月不

見一面、現在除朔望同謁廟、每月會晤往來。三四次。官民所共見。遇有要件。往返密商。或於公所談論公事。各有可否。此不和正所以爲和、即偶有稟達之件。必將原函送閱。或面述緣由。從無隱諱。日前有請變通船政等件。亦呂鎮商同。將實在情形上聞。勿用胥瀆。嗣因措詞尚多未協。因而中止。而致藩司之函。先已寄至鹿港。史丞行館。附便先發。後與呂鎮商明函致鹿道轉達。明知事有難行。無非以下情上陳。須爲綢繆之計。彼時鹿港傳言。即有鎮道各執意見之說。或因此訛傳亦未可知也。總之同受恩施。至優

極遲。凡事但求無過。惟冀地方日久相安。庶稍副鴻慈於萬一。必不至營私誤公。諒蒙垂鑒。但海洋遠隔。傳聽易譌。不得不縷晰稟陳。上紓遠念。再其到任後。除排期見官之日。每日辰刻坐二堂核辦公事。遇有招解人犯。隨到隨提。或應提訊之件。從無停擱一日。或積案上控。但得一二人。可以設法審結。即爲判斷。從前塞轅控案。今夏間亦了結多起。有府縣案卷可稽。其奈積疲過久。日日催提不過得十之一二。核稿以外。一切應辦公事。早作夜思。不離案牘。僚屬所共見共聞。偶爾無事可辦。提案不到。除卻靜坐觀

書。別無嗜好。但偉措不能應手。皆未能實力整頓之。裕備衰頹省。時切悚惕。一經有事可辦。分別緩急。次第清理。不敢稍有壓擱。偶遇閒暇。翻閱書籍。亦係講論吏治及海防諸書。並非別弄文墨。至於課試生童。一月中有兩日親駐書院。與教官同飯。嚴縣各員。頗有不必如此之論。不知其中實有隱衷。宋富弼云。兇險之徒。讀書應舉。仕進無路。心常怏怏。此輩在民間密相結煽。縱無成謀。實能始禍。當設法以羈縻之。臺郡健訟好鬬。及另滋事端。往往有粗知文義刁劣之徒。暗中主謀。又無跡可按。藉此牢籠。近年以來。

似覺鴉音稍變。課卷係署中姪輩校閱。將餘出脩脯。贍補貧生。其選刻文字。亦著友代校。泉郡兵丁多以刻字爲業者。資其生計。究竟爲違禁之事以餬口者少去數人耳。人情莫不好逸而惡勞。譾蒙知過。膺此重任。臨深履薄。夙夜未遑。豈肯再鑽故紙。咬文嚼字。博取虛名。致荒政務。實緣中有勸其辦公而外。應節勞而親書籍。妄耗心血。似省中亦有傳聞之詞。自當聞過即改。不敢有過必文。而實在下情。亦不敢不據實直陳。惟有矢慎矢勤。盡其心力之所能到。專一於應辦公事。而無所旁騖。以仰副始終生全委曲

裁成之至意。職纂學政錄取試卷。例應解部。必須親加釐勘。而貢卷尤應修飾完善。此進日不能靡文墨之役也。再史丞已由北路回郡。呂鎮於十月二十日先巡南路。十一月中再往北路。俟各處會同呂鎮分防巡防。妥爲布置。似今冬亦可望安靖無事。堪慰慈懷。諸事粗畧。容復草草。伏乞涵宥。無任懷懼之至。

上粵督徐仲紳制軍書

某羈身海外。瞬屆三秋。邇年以來。謹叨芘佑。地方大局粗安。尚不至屢出巨案。康裕致民爲幸。現在海洋。亦無颱颶

作廬萑苻並漸見肅清堪以仰慰遠廑惟交秋以後得雨未能沾足雖早穀已登而冬收不足恐難保其恬然相安臺地情形險不在風波而在官累患不在盜賊而在兵冗憂不在番夷而在民困整飭無方徒生滯累不揣冒瀆伏祈涵鑒

復林少穆制軍書

睽侍鈞儀疊更寒暑私衷景仰不得難寘前聞移節滇黔萬里郵程未獲時申寸牘海外荒僻寡聞安車吉道榕城尚稽肅稟乃於清和上浣先奉賜函盥誦遐琛忱覩屢[illegible]

想見僥游巾褐。二疏不得專美於前。而中外蒼生。未免大失所望也。再臺地之難。販運漏匿之貨。有去無來。逋逃漏網之徒。有來無去。曠土少而游民多。如水中一邱。蕩莠叢生。非芟薙之將不能容。是以有三年一反之諺。然防之於前。遏之於初。解之於後。未始不可望其苟安。但皆治其標。截其流。而究無術以培其本也。不揣冒昧。伏祈訓示。

上廖儀卿座師書

二月中旬。祓奉賜書。恭誌起居曼福。入春以後。自當康健勝常。翹企程門。無任馳溯。仰叨芘佑。黽勉供職。幸無隕越。

小兒啓蒙尚不甚拙。含第南北兩處安信常通。諸稱平順。堪以仰慰慈廑。臺地大局粗安。葢藏素足。各商運販各省災區。而糧價尚未增昂。此間情形與內地不同。轉以米穀稍貴爲便。貧民無業者。多半皆使身東渡。富者得利。則貧者仰食有資。傭趁挑負。皆可餬口。糶販外省。一舉兩善。然疏通於目前。又須籌備於後。日惟在隨時留心體察而已。至械鬬之風。何能默化。亦別無董勸之方。竊謂洗心革面。不責諸民。而求諸官。文武僚屬。經制軍整頓以後。漸去積習。大約無事若有事。刻刻防閑。一有萌蘗。卽芟夷之。不至

如從前之待其滋蔓而後圖之。即可望其相安而有事又須若無事。稍有張皇。雖保無事變禍者從而和之。激成變亂。非海外蚩蚩者盡爲梟獍也。兩年以來。奏辦匪兇盜。案案具疏。或由地方官酌量外結。未敢姑息養癰而用賊攻賊以兵防民。宥其脅從之徒。留其自新之路。不拘牽文例。而變通其間。亦因時因地爲之。非敢任意以行。果爾勢至燎原。不容稍存成見。自當痛加剷除。要在縣官得人。弁兵守法。總可相安耳。至近年士習似覺稍有起色。非能棄末返本。借文字以鼓舞之。不知者或以爲事非所急。且

近好名而於地方無益。未知由內地來臺者。民固多莠民。士亦少良士。宋富鄭公所謂兇險之徒。讀書應舉仕進無路。此輩常在民間。密相結納。縱無成謀。實能始禍。當設法以羈縻之。是須拔佳子弟之中。實隱以牢籠若輩。且十室必有忠信。得一二善良者。與官長氣脉相聯。每默消禍患於無形。各屬漸去貪婪之習。於詞訟曲直易明。卽考試得舉錯之公。頑愚亦聞而心服。似與地方習俗。不相浹而實隱隱相通。此稍見安定之實在情形也。每念兩大。寤寐時縈。覼縷卒陳。以代侍坐答問耳。再為政不在多言之煩。而

言語不通。不能不以筆代舌。僚友有聯以付梓者。雖檢數件恭呈訓正。求教於父師之前。非敢轉以示人也。

寄浙撫梁楚香中丞書

日前登岸之初。即聞郡城兵丁械鬬。因而米糧騰貴。罷市閉門。城廂之內。路徑不通。鎮道皆告病退居。又無幹事者。府則病臥已久。百姓幾有煽動之勢。蓋平日受其苦毒。積怨已深。將一發而不可遏。各路匪徒。再聞風而集。遂不可問。及聞某將到。漳人念舊而息。衆人亦因以罷兵。抵任後操縱兩難。如再事彌縫。履霜堅冰。隱患可慮。二三四月以後。

情勢漸通。向所謂獲盜引盜之人。今亦漸爲巡盜捕盜之人矣。夫以海外緊劇緊要之區。悍兵劫殺擄奪之苦。鎮道半年無人。府縣雖有若無。而商民亦忍之安之。竟未釀出事變。是民情雖不能如來書所云葛天無懷之民。而實非難治也。惜乎數年以來。元氣剝喪已盡。一誤於好靜之員。以無爲爲治。一誤於好動之員。以有事爲榮。究竟封元帥作先鋒者。爲免饑寒耶。爲爭富貴耶。爲地方官視之如仇寇耶。爲自外於承平之世。甘作亂民。將爲鄭氏餘孽耶。僞號既加。爰書有據。豈容曲宥。遂至剿之斫之。如刈草菅。

戾氣所鍾。年年地震。歲歲風災。與番交此。可爲殷鑒。然實
憤也久。一旦猶算太甚。或稍存姑息。爲害尤烈。此關地方
營。辦則民難。務則責易緩。就應當限期寬展。且除莠安良。
海外浮動之地。有不能不嚴備便宜行事者。決裂勝於水
儒。雅期克明克允耳。士習尚易整頓。五月間歲試頗極安
靜。經古並有可觀。舊有海東書院肄業者三百餘人。各街
巷晝夜俱有書聲。內地所罕聞也。水沙連一帶。番猶知與論。
不准其歸化。實爲全臺隱患。擬請設屯以安其心。民生
國計所關。不敢稍存成見。亦不敢畏事不言。另稿附求訓示。

答王素園同年書

宦海腐言也。其則眞人於海矣。遙捻足下航閩渡鐵。得以優游泉石。侍蕩萱晉。以紓曩日之悒。莫名企慕。如某之負疾終身。仍待罪於蠻烟瘴雨中。直米陸續遷矣。升官不難。而去官難。去官何難。難在去之而心安理得耳。海外情形。另有一纖畜。可以得其大概。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中吏治之壞。至臺灣而極。然猶是民也。猶是官也。豈其無可治之民。無可用之官。而卒至束手無策者。一言以蔽之。曰窮而已矣。搶擄之罪。生死未定。尚在後日。號寒啼饑。

目前別無恒業。流至海外更無身家可戀。不能坐守饑寒。
只可鋌而走險。是民以窮而不能治。難之愈頑。殺之愈悍。
此治民之難也。疎防之咎。豢劫未定。尚在後日。工食貲耗。
目前別無經費。官於海外。已捨性命而來。無從厮挪告貸。
只可苟且姑安。是官以窮而不能馭。劫之不能自新。舉之
亦復如舊。此爲官之難也。事莫重於人命。而不求償命。但
求得錢。豈眞重財不重命。窮到無可奈何。只好要錢不要
命。且地方官不能振刷精神。爲其伸冤理枉。只可以錢了
之。官不知民之代爲將就。以保全考成。反謂輕命重財之

民不可治甚且有此成見而亦置之不治臺陽居海外無所謂限期之說爲重洋阻滯也故吏治之易至閩中而極閩中吏治之易至臺灣而極豈知今日之難皆自數十年來以爲易之所致耶爲今之計但有動官之良心以冀通民之良心不至官民爲仇而已官窮死不要錢則民屈死不怨官其萬不能伸理者民亦諒官之無可如何苟有可以伸雪者稍盡心力而爲之不視之如犬馬而民已戴之如父母矣其萬不能依限究結上司亦諒官之無可如何苟有可以及時辦理者稍盡心力而爲之不以海洋爲逃

步而上司已倚之爲手足矣大約亂民多出於兵。番亦兵所釀成。當謂治番不如治民。治民不如治兵。兵安則民安。民安則番安。而兵之難治。亦無他難。難在將兵者得其人。得人亦無難。仍一言以蔽之曰窮而已矣。臺地雖窮。尉無良策。已入版圖。地方菁華已竭。惟有準歸化之番。來爲我民。令流亡之民。去墾彼地。上年考舉。聊集可觀者爲試牘。不過作海外稗乘觀。書末有關內山番地論。則抽作而借名以刻者附呈。哂正。事不果行。想亦早有所聞。漢書有云。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古人已先我言

之矣。先生不忘蒼生者。故不憚煩絮上陳。諫不以爲不入耳之言也。此間非無人才。但無一處不焦頭爛額。即選地爲良。仍不出苦海之外。而無可如何也。紙短情長。無任惓惓。

祭海文

維大清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五月壬辰朔越。祭日癸卯。福建臺灣道徐宗幹等。謹陳羊一豕一清酒麪飯致祭於海洋溺亡兵民之靈而告之曰。嗚乎。自戊申履任來久。慘聞官兵沉溺者百數十員。名商民死者尚不知凡幾。旅魂

渺渺。將何所歸。上年六月乙酉日。率屬祭奠。致祝禱求禱。

多獲安全。固仰賴

海神好生之德。而人力所不能施者。胥救無甚。則獨取其實。

中無有力焉。夫生而並道。致為鬼神。為至事而數其猶贖。

亡如存。救危濟難。猶是仰體

聖天子已溺之懷。爲

國家効力。卽兵民中豈無忠信公正。覆職效死者。豈再衛護。

典復展明禋。酬已往之勤勞。冀將來之有獲。進年歲來春

官兵因公沉沒。同戊申秋師船漂世者。已照例請

卹並於新修昭忠祠內諏吉附名供設以妥

幽靈如眷屬鄉井既已名達

天庭來往自無阻滯此外無主游魂當懇請

城隍默賜引導護還故土得享族類禋祀無爲厲鄉邦兆焉嗚

乎自今以往尚無淹滯荒埔幾爲目於卑死生要識也哀

哉尚饗

戊申晦日祭告城隍文

某年月日某敢昭告於

城隍尊神曰維

神聰明異常蘇淞瀕海上蒼生咸叩

福庇俄頃寧莊土並仰荷

神庥章無預籌討自粵事以來勉竭心力惟懇懇護民生保存

籌辦創積習難移徒滋擾昧角發餘兵船雅游偷渡

論設關永遠爲嚴彰應地震危重斯民拯福難逃究由官

員奉職無狀疏忽捷回

天心循省之餘益深惕惕祇有籲懇

尊神默爲輔佑俾愚蒙者以漸自新從此歲稔人和閭閻安謐

刁斗無驚洋面肅清帆檣穩渡瞬屆勉率屬矢慎矢勤稍

贖前愆冀觀後效本年歲試取進生員名次備列上陳自

愈寒士出身不啟賄心去取宥不明無不公當蒙

神鑒又續呈會同臺灣鎮勘覆請

令正法各犯法無可寬衆其往而不得惟懼有失不聊恐有失

出赦之若必宥之者多如逃顯戮伏乞賞詳至所屬各衙

門海外重瘴除莠安良有不能不變而通之俾得便宜行

事者但因公無私

神其諒之無任屏營悚惶之至謹奏

與臺陽唐吏書

我輩出身加民除莠安良原分內應爲之事如不能殫忠於未萌以致糜爛殃民方引罪之不暇遑曰計功仰荷

聖恩垂念海外宣勞無不准其請獎而或因以飾詞取巧清夜質屬難安然得之昭昭終失之冥冥僕閱歷宦場將三十年凡竊虛名而得捷徑者非徒無益有因他案而罣誤者有別出事故者甚至未久而身亡者歷歷可徵章服天命也不應得而得是謂逆天果爾實心實力誅鋤兇暴造福無量朱紱方來不期而至是謂順天閩中近日升官之易者無過陳雲谷羅子揚二君皆臺灣之官而未及來臺獲

犯也夫重囚罪有應得原無可矜而以彼首級換我頭銜以私心得之終亦必亡而已官於此者大概爲兩端所誤一則以海外可便宜行事一則以重洋可展宕多時囹圄人滿淹禁累累死者固求其生而不得生者且求其死而不能黑獄沉埋罪未定而幽閉瘐斃者亦不可勝計怨氣充塞何怪天災人禍疊見不休恭丁延壓咎在本官省費有限造孽無窮盡於歡娛宴樂時一撫心思之果因公賠累於心無憾天亦終必佑之嗚乎罔民犯法而又視之如几上之肉昭昭之律例尚可規避冥冥之律例其能通融

耶地方治理全在親民官盡其力之所到行其心之所安必先立於無過之地乃共安於無事之天二者切中時弊有則改之助我非淺是用忠告書不盡言

諭書院生童

書院之設非徒課文詞也所以造人才敦士品也諸生文藝稍優者大半皆赴省闈試而本司道仍按課親蒞仍課經策詩賦雜體以訓習之無非欲爾等專精學問以收放心不至于預外事閒爲不習耳且安分讀書者其容貌舉止間可見每屆課期留神察看有面色浮躁神氣粗戾者卽知其非

閉戶潛修之士夫子弟爲非他人則漠然置之其父兄則必深惡而痛懲之何也愛之切故憤之深也其有溺愛於先卒至不能制者則有望於地方有司及學官矣然子弟在外多事者紳富之家居多並其父兄尚不得而知之官師或以情面所關又豈肯董戒之久之積慣自然毫無忌憚釀成大患悔之無及如到本司道衙門但知執法無可挽回此爾父兄之教不先也地方官師教導無方也要皆本司道一人之咎也視爾等爲百姓之子弟則成敗聽之視爾等如自己之子弟則不能不愛之切而憤之深也寘

之正所以害之。是與溺愛之父兄等。枷號鎖人。人指視。白此某某之子弟也。爾父兄能無赧然。受刑坐牢。人人指視曰此考試時所取錄之生徒也。本司道能無恝然。思之慎之。

諭書吏

爾等入公門爲吏。原爲顧體面保身家起見。如作奸犯科。甘蹈刑章。豈非自投法網。爾等將來考得吏員。亦將爲朝廷官職。若有刑傷過犯。後悔何及。大家要勉勵做個好書吏。不要包攬詞訟。不要串通衿棍。挾制官長。縣官是爾等

父母不得以身充上司衙門經書便敢藐視自家子弟及所居鄉鄰有為匪者爾等在官知法當勸戒之如不聽從即密禀查究居鄉時遇事排解公門中好修行刑房公事尤為緊要如招詳早辦一時則人證少羈候一時爾等亦曾讀書爾等子孫亦可成名無心過失不以笞杖辱之有心作惡並斃杖下本司道整飭地方先從各衙門起爾等不能盡解官話是以簡明曉示既往不咎咸與維新慎之

諭差役

爾等入衙門當差名為官役還是本地百姓皆我子民要

爾等做好人。不可凌虐愚弱。魚肉鄉鄰。不可串通匪徒。擾害良善。如訪出搶奪擄掠。曾與爾等結識者。究出盜賊窩叔。曾經爾等包庇者。訪出糾鬪滋事。曾同爾等串謀者。查出勾告架訟。曾由爾等指引者。即提至堂下。或因未獲。或斷其脛骨。必置之死地。以示衆。爾等各有父母妻子。但求足以養家餬口。小心當差。勿造惡孽。鬼神亦保佑爾。如任意索詐害人。本司道衙門。即陽間之速報司也。凜之。

試院諭諸生六條

一要保身讀書上進。將來爲

國家出力須要精神。若謂年力方強。任意游蕩。習爲佻達。即學問優長。場中精神不到。必犯規被黜。

一要敦行。家道素殷者。切勿內聽婦言。外交損友。以致兄弟不和。貽父母憂。貧苦者須守分安命。果能孝友無虧。天必不負也。顯親揚名。先固根本。故曰君子務本。

一要積德。恃有護符。扛幫詞訟。挾制官長。結交胥役。甚至與棍徒爲密友。不但剝喪功名。久且身家不保。天上主司有眼。單看心田。借文章爲去取。

一要養氣。士爲四民之首。遇事慫恿。愚民相效。而爭鬭之

風日甚。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能令一鄉之人。皆薰其德而化為善良。排難解紛。保全多少身家性命。此莫大陰隲。天必報之。

一要篤志。實力用功。非徒求名。正心養心。終日對聖賢書。則邪僻之心自少。且無暇于預外事。而品行自端。須先窮經為根柢之學。或專治一經。務熟不務多。兼看註疏及先儒說經精義。則作文可以貫通。而二場工夫亦并及之矣。暇時兼觀史書。不但為策問之學。並可增長識力。不是讀幾篇時文。鈔幾本類典。便詡通才也。

一要專心。或理家務。或教生徒。不能不分心兼顧。須自定課程。或十日內某日讀經。某日課文。或一日內某時作詩。某時寫字。當此日此時。萬事撇開。盡此一刻精力。自有長進。試帖須平日講究。場中因詩有疵黜落可惜。且得甲科後。尤必工詩善書。臺郡雖處海外。何地無才。今下車考試。頗有大可造就者。近年仰蒙

聖恩漸被。添額中名數。爾諸生應如何奮勉。報

國。士習日端。自文風日上。久之必大有人出。處爲醇儒。出爲名臣。本學政有厚望焉。不欲爾曹博一領青衿。爲地方之

無貽門牆之辱也勉之慎之諸生言語未能盡通手書示之

庚戌歲試手諭

童試功名雖小爲

國家取士之始而亦

上天勸賞陰騭之權爲考官者取黜之間鬼神鑒之此本學政之所以每屆考試必牒告於

城隍也當有爲子弟鑽謀徼倖成名不久或喪身或敗家此逆天之報求榮而反以自害何如安分讀書自然獲儁之身名俱泰乎今之顯達者多由先世爲官清白本學政卽

不爲聲名計。未有不爲子孫計者。在內地各省歷任縣府考錄。一秉至公。豈至海外而初心忽變乎。自戊申年四月間到任。未及一月。即行開考。因未悉臺地士習之不純一至於此。合屬士民亦未知本學政居心行政究竟如何。彼時文場內不留一丁一役。各屬縣文卷。窮數日夜之力。親自去取。自謂問心無愧。及新生招覆時。風聞有代替之卷。俱令當堂面試一起講。尚皆通順。是以未行革換。然事後訪察。仍多浮言。密加查詰。終無實據。若故事吹求。恐讀書良善者並受牽累。非明知而故縱也。至上年科試。不料有

土豪劉思中勾串劉篠園等招搖生事幸而事前敗露行賕未成案關考試舞弊豈容姑息當卽發府審辦一面咨司詳院批飭嚴究此案罪魁在劉篠園劉思中二人餘人尚可照府擬枷杖劉篠園因病委員看管業據稟報病故劉思中雖在逃未獲已飭縣府通詳咨部斥革獲日再查明被控各案審實併案律辦勸善罰惡皆天理之公並無成見也本年又居歲試當不至再有撞騙亦必無受騙之人矣前年歲試時取進劉達元等同族三人彼時但憑文錄取及招覆拆封因其同姓弟兄恐有別情一一面試文

字。均尚相符。糊名考試。原無從知其姓氏之異同。而劉恩中遂以此誇耀於人。人亦受其欺惑。如果本學政於劉恩中有徇私之處。何取進三人中。獨無其子劉錞元。此不辨而自明。何以臺地之人。昏愚至此。且前案之敗露。莫非天理昭彰。使隱惡得以顯著。而本學政一片苦心。亦可自白。此即所謂鬼神憑之也。此外尚傳聞不一。查無實據。本學政存不肯株累良善之心。而不知者或以為故從寬縱。恐仍不免以身試法。且上年科試取進者之父兄。或仍有如劉恩中者出而招搖。亦未可定。一經訪出本童之父兄認

保廩生及互結各童并干法究本學政以忠信待士民而言語不通動煩文告生童等即良莠不齊究係讀書之人非不識字之羅漢脚而爲匪類者之不可以理諭也向來考試一切關防大張告示皆視爲具文是以不憚煩而剴切諄諭如有不法之徒或頂冒鎗替或舞弄作奸而年以來本學政熟悉情形斷不容此鬼蜮也凜之特諭

諭郊行商賈

爾等遠涉重洋貿易營生爲身家謀養贍爲子孫計長久持籌握算自無不精於會計者乃昌盛者少而衰敗者多

本司道涖臺一年以來。隨時察訪。其故有三。一則存心以生理謀利爲主。不覺流於刻薄。而稍有贏餘。便爲習俗所染。踵事增華也。夫農之種地也。成熟由天。士之讀書也。功名有天。商賈之成家立業。獨無天乎。血汗蓄積。原不能不放利而行。然或以劣貨欺騙遠客。或以重利濃折窮人。甚至以奇技淫巧。及違禁害人之物。販售漁利。損人利己。天理何存。夫貿易曰生意。生意者。愛人之仁也。愛人則生意存。損人則生意滅。此理易曉。臺郡人情浮靡。華衣美食。及一切靡費無益之事。無不以侈麗爲尚。各爭體面。至罔貧

濟困所以盡睦婣任卹之道者又或一味慳吝不庇本根但貽子孫以有數之金錢而不貽子孫以無窮之陰德不知小吃虧正是大便宜被人欺者天必佑之如自恃巧詐爲得計刻薄成家理無久享盤利生災此其所以易於衰敗者一也二則知人不明用人不當而又不能約束子弟也合夥之人但取浮滑爲能不以誠信爲貴或以結納刁劣生監積蠹吏胥爲得計其意不過恃爲護符如果守分奉法交易公平何畏何懼與若輩相親有損無益稍有餘貲無不望子弟讀書者而子弟愈聰明愈易敗壞轉不如

不讀書者。尚近純樸。其故由於家道既殷。匪人乘其在外就傅。設計相誘。臺地澆風惡俗。少年漸染尤易。其父兄或遠涉他方。或暫歸內地。或終日專心料理店務。以爲子弟自有書齋。功課自有師傅督責。其實私行游蕩。甚至債累滿身。而父兄尚在夢中。雖銖累寸積。辛苦數十年。不足償其快樂一時之費用。久而品行卑汙。性情浮薄。甚至斲喪短命。殊可嘆也。正本之道。仍在家長。店主果爾克勤克儉。如娼賭禁烟等事。絲毫不染。心清志正。自能料理周妥。諸事穩實。店中之夥友守分小心。共事法度。家中之子弟攻

書明理。皆知艱難。則不教而自善。否則外有奸夥坑騙。內有子姪消耗。此其所以易於衰敗者二也。一則同夥分店。或一家析產。不能深思遠慮也。臺地與內地不同。海洋阻隔。家在彼而店在此。領本而來。寄利而往。以及先合後分。非無賬據。中見可憑。然中證不能常存。數年數十年而後。往往復起訟爭。有祖父為子孫鬮分。極為周密。乃屍骨未寒。訟端已起。雖百萬之富。一經結訟。骨肉成仇。未有不廢時失業。立見敗亡者。刁徒蠹役。從中唆擾。以真賬為偽賬。又以偽字為真字。故號黑白。使糾纏不了。以為取賄之地。

地方官以錢債細故、賬目煩擾、又不能耐心細審、任意擱延。聽候胡處、適中奸徒之計、如兩造目不識丁。任人簸弄。累月經年、防坐誣則令婦女出頭、虐管辱、或以生監代質、自殘骨肉、盡飽他人。負氣不平。俱傷兩敗、墮人計中而不知、甚至禍生不測、人命圖賴。無所不至。此其所以易於衰敗者三也、以上立心行事可以自主。而訟累則難逆料、今預爲防患、莫如分夥之日。析產之初。止須一張格式呈紙。寫明緣由、將所立字據。及結總賬單粘抄。雖至親至切。目前毫無芥蒂、亦各赴該管地方官衙門投呈存案、或恐別

生支節。即並呈道府亦可。仍將原呈抄錄收執。日後萬一爭訟。則以某年月日存案可據。所呈與案卷相符。皆眞賬也。不符者皆假賬也。奸胥訟棍伎倆俱無所施。且問官一覽而知。一訊而結。不至稽延時日。責令衆商會算。一家有事。衆家不安矣。茲因提審多年產業積案。而望各商引爲前車之鑒。故並諭之。

諭各屬總理鄉約

查臺地向稱浮動。官民一氣。則日久相安。弭盜息爭。緝奸除暴。全在各鄉總理人等。公正無私。實力任事。作官吏指

臂之助。爲

朝廷忠義之民。去患於已然。尤當消患於未然。所管村莊內。向來爲匪之人。非無畏法改悔者。特不敢遽行出頭。今許其將功折罪。如願作線緝捕。寬其已往之愆。留其自新之路。即赴附近分防衙門。代爲稟請明示。或徑赴該管地方官。及本府衙門投首。或徑赴本司道衙前。候攔輿叩稟。願當差者。考其技藝。留充壯勇。願在鄉者。記其姓名。派守村莊。按名酌給口糧。俾資養贍。本司道以忠信治民。必不計訪治罪。無用疑畏。此時訪察已明。何難督兵圍捕。特先開

一面之綱。許以投生。毋得自誤。爾總理人等。妥爲勸導。務

令痛改前非。及時自首。其有始終怙惡不悛者。即率衆綑

拏解送。定將該總理等從優獎勵。往年械鬬糾搶案內出

力之舉人鍾桂霖、鍾洪誥、武舉林得時、貢生謝鼎初、附生

吳夢同、監生李化龍、義首林萬能、林萬掌、鍾玉書、李朝陽、

蕭清華、陳登俊、王飛虎、許鳴盛、林相元、張聯陞、陳廷祿、張

必超、林煥明、李飛龍、顏清坡等。經本司道會同　鎮臺達

同文武員弁。並官紳士民出資捐助兵費者。概行

奏獎。欽奉

諭旨。分別授職給銜有差。即在事出力傷斃之壯勇黃金順。亦
同受傷身故之弁兵。奉
旨勅部議卹。爾等僻居海外。苟能一心急公。便可上達
天庭。光耀門第。如改過自新之徒。助官兵効力。即或偶被拒傷。
並可仰沭
皇恩。較之兇鬬喪身。犯罪正法而死者。相去何如也。無分貴賤
貧富。同是父生母育。何不生爲良民。歿爲義民。而甘心死
於鬬殺。死於官刑乎。爾總理等遵照反覆告戒。化邪歸正。
仍率同莊衆。守望盡力。既保身家。又邀爵賞。豈不甚善。果

爾連年安靜。不必定有軍功。本司道亦必
奏加獎勵。伏讀康熙六十年
上諭臺灣衆民有曰。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可比。或
爲饑寒所逼。或因不肖官員刻剝。遂致一二匪類倡誘。情知
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
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
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
俱係朕歷年贍養良民。毋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欽此。爾等
至今沐浴

朝廷德澤百數十年矣。何至再有甘居化外。不可感格之民。爾總理等敬謹莊誦。令大衆恭聽。實心實力。懇切勸導。同樂太平。本司道有厚望焉。

諭兵丁

你們多是好百姓。當了兵丁。更是替
國家出力的。與尋常百姓不同。要自愛自重。將弁是父母官。你們也可作到將帥。提鎮地位。總要對得住天。對得住
皇上。對得住官長。此時太平世界。不要衝鋒打仗。安居度日。就是受

皇上的恩。雖不出兵。各人練習武藝。預備出力。就是盡忠報

國。你們爲百姓防緝盜賊。彈壓地方。爲百姓盡力。就是爲

皇上盡力。你們不爲百姓防害。倒去詐害百姓。開口便說我是

精兵。其奈我何。百姓怕你們是

皇上家的兵。你既不能盡當兵的道理。是你們不怕

皇上了。百姓那理還怕你們。百姓大家與你們爲仇。你們也未

必能安然當兵。我奉

命遠涉重洋。來做官。你們也是衝風冒險來當兵。論分位有尊

卑。其實同甘共苦。爲

國家出力是一樣的。你們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吃了錢糧。錢
糧是
皇上的。還是百姓的。豈可不保護百姓。若是得了功名封誥廕
襲。何等光榮。或舍身報
國。恩賜優卹。萬古留名。無論順逆。總是有好處的。若是一時
負氣。把性命送掉了。豈不可惜。臨陣殺賊不出力。不大家
一心。不是好漢。賭氣打架。讓人一步。再沒人笑話你們。只
因浮浪嫖賭。吸煙。酗酒。相習成風。鬧得百姓恨你。官長惱
你。或遭罪刑。或被責革。流為匪類。死在海外。豈不是自害

一身。及害了父母妻子。你想父母妻子。在家何等掛念。豈
可不節省用度。滿班回去。好團圓過度。你們多是年輕少
壯的人。離家日久。自不能常常悶坐。偶爾游戲。亦不責怪
你們。但不要生事。犯了刑法。我們要饒你們。
皇上不饒我們。執法辦你們。還是要你們學好。救一個人。多少
人都變好了。豈不是愛你們麼。料想你們也不盡糊塗。不
服本官。便是不服王法。辛苦過海來做犯法的人。却是為
何。你們不胡行亂為。天地鬼神也保佑你。斷不至困苦。終
身。即或同夥偶聚在一處。無論何地人。何營的兵。總是一

家同安樂同患難。朋友是五倫之二。你們沒有兄弟在一處。這就與親兄弟一般。豈可逞兇鬧事。民間械鬭死了。還有圖錢的。你們却圖什麼。況大家隨從附和。連好人都變盜賊了。堂堂官兵。將帥根苗。豈可學作匪類伎倆。向設精兵。地方官大衆出錢貼補你們。你們倒令地方官爲難。權處分。天理何在。良心何在。我今初到。不肯不教而誅。以後須大家聽我們的話。我幫你們補官立功。你們幫我保衛地方。如家人父子一般。將來大家平安內渡。豈不甚好。如不聽我話。我也不能在此做官。只可具摺自奏請

皇上將我治罪。看你們如何下場。慎之此諭。

諭各社家長

查姚前道任內諭各社家長以各莊丁口萬人千人。最少數百人。賊雖多不過數十。少僅十餘人。爾族丁十倍於賊。賊雖強焉敢伺夜深入。此必有與賊通者。通賊者非他卽本族本莊貧乏之人耳。若輩無業忍饑。富者不肯贍給。故怨而通賊。爾社內富家出公費若干。將社中赤貧無業而年壯者。召致歸社。日給飯食錢。使爲壯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小社二十。分爲兩班。每夜一班。巡社防守。一人執鑼

不鳴。一人擊梆。餘執大挺。不許持刀鎗鳥銃。自三更起繞行社外。至五更向明而止。見賊則鳴鑼大呼。一社之人齊起呼喊。賊必不敢入社。一社鳴鑼。則鄰社皆應。不鳴鑼不逐賊者罰之。賊既走。不可遠追擊捕。恐窮逼拒捕傷人也。此法一行。各社貧者有以自養。皆自保其社。不但不通賊。亦不復出而爲外盜矣。姚前道任內各社遵行。立見安謐。至隆冬以後。平日各須妥議章程。以期閭里益臻清靜。凡子弟爲非。父兄同罪。當綢繆於未雨。期任卹之可風。各社內一人興訟。衆人牽連。一家滋事。大家破費。官兵至則婁

孥移散。壯勇來則雞犬皆驚。典田鬻產。爲無益之虛糜。積怨深仇。遺不測之禍患。與其爲難於事後。何如早籌於事前。人無愚智。各具天良。境處饑寒。易成地棍。各社內家道殷實者。公議按地畝若干。各家分收近支族中貧苦孤獨單身子姪若干人。或借給糧食若干。傭工出力。按年抵扣。或支付銅錢若干。小本營生。餘利歸還。或祠堂公提生息。或本社捐置贍田。幼而慧者。設義塾以免遊閒。壯而鈍者。習技勇以防奸宄。如怙惡不悛。公請族長責懲。逐出本支。聯名送官究處。不准回社。如改過自新。或保送衙門充當

壯勇爾等同心協力。庶幾有安享太平之日矣。共全祖宗一脉之誼。天必報以賢子孫。免干朝廷三尺之條。我亦樂爲慈父母也。此本司道前在漳郡所勸行者。著有成效。爾紳耆其各勉旃。此諭

戒錮婢文

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官仲春。令會男女。風詩桃夭摽梅諸篇。詠婚姻以時。生民之始。王化之基。齊家治國。其理一也。夫正家之道。以不用婢女爲最善。即使令需人。年近二十。必須及時擇配。彼亦子女。不過命薄耳。一任禁錮。非所

以養和氣於家室。貽陰德於子孫也。且天地之氣。與人心相感召。中和位育。調變之機甚微。但以因果淺近之說驗之。凡多畜婢媪者。家道必不和順。子孫每少繁昌。蓋恐曠鬱積所致也。即如風災天患。水溢地震。災祲癘疫。雖天地氣數。究由人而興。其理固無或爽焉。聞紳宦殷實之家。好善樂施者衆。而隱遺此孽。損傷實多。若由地方官查禁。恐胥役人等。及奸民藉端滋擾。別生枝節。是以先行告戒。其各發惻隱之心。挽回積習。互相勸勉。公同立限。半年以內。如家有年近二十婢女。概行擇配。但須令其依託得所。不

得欲速見利。誤其終身。倘留配奴僕家人。亦須禮以行之。明正名分是亦杜漸防微。爲保家長久之計。智者自能遠慮及之幸勿視爲瑣瑣迂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仍爲自己兒女種福此不費錢之大功德也。

陸稼書先生勸諭監犯文

爾等人犯這身子也是父母生下的。當初父母生你的時節。也望你成家立業。望你養老送終。望你榮宗耀祖誰想你今日到這個地位這皆由你一念之差。不安生理。好喫酒。好賭錢交結匪類遂做出這箇事來。其中也有窮極了

沒奈何去做的。也有家裏儘可過得。逍遙箇是好生意。不肯收心。自恃勢力。無敢發覺。放膽爲非。毫無忌憚。希圖分得財物。大家快活。不知天理難容。王法難躲。一朝敗露。披枷帶鎖。淹禁牢獄。在官府豈不知愛惜你一樣的皮肉。只是法上去不得了。沒奈何只得將刑罰加在爾身。你等遂受盡了苦楚。若強盜則屍拋曠野。頭掛道旁。固不必言。就是竊盜。也有竊盜的刑罰。有何趣味。你的妻子在家裏悲啼。你的父母在家裏痛哭。又對人羞恥說不出來。真可憐心。迴想當初。若不是一念之差。守分安貧。聽天由命。就是

熬饑忍寒。強如今日受這般苦楚。如今悔也遲了。然天地間人也沒有一定。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你每將這個心改正了。痛悔向日的不是。一心要守分安貧。如今若得出去。再不敢喫酒賭錢。再不敢交結匪類。再不敢做這樣非爲的事。將天理二字。時刻在念頭上轉。你若有了這箇心。即使今日便死。也做一箇好鬼。若僥倖出去。便從新做箇好人。日遠一日。人只見你後來的好處。漸漸忘了你向日的醜行。依舊可以成家立業。依舊可以養老送終。依舊可以榮宗耀祖。不枉了父母生你的心。切不可說我今日

已做壞了索性做一箇不好的人罷。如此則永遠無出頭日子了。然更有一說。你今日要將這箇心改正。也不可看容易了。須要將主意拏定。方纔改得。若主意不定。旁觀匪類的人。將不好的話來引誘你。你被他引去了。向日不好的念頭。從新發出來了。切記切記。我今這一番話。真箇是你們對病之藥。無非哀憐你們一樣是父母所生的。故諄諄勸化你。你們也動心麼。你們這一點動的心。便是做好人的根基了。

每月初一十五日。刑房書吏至監獄中。及管押人犯

處所。用土音講誦一二遍。人犯中有識字者給一紙。如取保開釋。給保人一紙。帶回本莊。令鄉長人等遵照勸戒子弟改過自新。切切

祭溺海兵民文。

維大清道光二十有九年。歲次乙酉。六月丁卯朔越祭日乙酉某謹陳羊一豕一。清酒麪飯。致祭於海洋溺亡兵民之靈。而告之曰。共託兮大造。我與若兮同行海島。倏獨於爾兮淪亡。何昊天兮不吊。夫誰非生之者之所珍兮。竟沉沒於荒渺。號父昆兮路遥。割妻孥兮年少。夕陽紅時春草

碧夜潮黑兮秋月白爰居叫兮魂冷精衛啼兮血滴嘆滸魂其奚適兮登彼岸其何時閃青燐於波面兮寄悲嘯於天涯遇風濤兮颶母遭覆溺兮水師叩
天閽兮上陳泊重洋兮良苦顧
聖恩之褒卹兮表姓名於
朝宁嗟嗟援手之不及兮譬則已之所溺荷戈殳以從戎兮莫貴於効忠而殉節致命亦得其所兮夫何怨而何泣伊他鄉之逆旅兮居未共而行與偕四海皆爲家兮何必故土之掩埋人生自古有死兮同爲曠埌之點埃是宜逍遙於

世外兮毋爲厲以洊災山蒼蒼兮水茫茫曰方壺與圓嶠兮汝惟翺翔兩冥冥兮風淅淅曰覗身與鹿耳兮汝惟棲息念汝既飫而漂蕩兮歲舉祀事於初夏聊望汝以來宣兮向長空而奠斝焚楮幣而沉犧牲兮迎雲車而送風馬表余一念之微忱兮使汝格狂瀾而度來者尚饗

中元約

臺地七月中元節近向有普度之俗靡費極多如祭享祖先有餘者犧牲粢盛固宜求備而不必家家演戲設醮無力者亦當量家有無盡其致孝之誠事死如事生傾貲耗

產。如先人尚在。其心亦不安。此理甚爲易曉。更有父母兄弟。饑寒不顧。但知事鬼不知事人。但知求福適以生禍。然各祭其先。尚不失報本之意。乃有以普施鬼魂爲名者。無論貧富。舉國若狂。以此爲行善祈福。實杳無憑。何不將此項費用。掩暴露之棺骸。救垂斃之鰥寡乎。如謂臺地傷於兵燹。溺於風波。客死流亡之鬼多於他處。恐其爲厲疫民。則

朝廷有賑孤之典。　城隍爲治幽之神。爲善豈疫癘所能侵。爲惡又豈禱媚所能免。但愚民惡俗。相沿已久。不必遽行禁

革。祇許備供蔬果麪飯等物。不得屠宰牲禽。古人無故不殺羊一豕一。載在祀典。淫祀豈能違制妄用。況耗費錢財。多戕物命。暑熱腥臭。徒以造孽。小民愚蠢之見。或不免尚有疑懼。本司道飭該地方官。先期至海口。及厲壇等處。伏爲祭告。祈求疵癘不生。災沴不作。諒較爾等之喧吹褻狎。爲有益也。此約。

重校

聖諭廣訓直解恭紀

王制有道人之令。周官垂讀法之文。各郡邑設立鄉長鐸

生。恭讀

聖諭廣訓宣布

朝廷德意。以化導斯民。法至善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易薄俗。革澆風。勸懲自有政典。而遐荒僻陋。頑梗性成。亦無不可牖而覺之者。顧力行如何耳。曩官山左。敬校雍正年間。河東運同王名又樸敬繹

聖諭廣訓衍義一冊。淺語方言。婦孺皆可通曉。除朔望敬讀。並於聽訟公堂。及巡行郊野。或市集之期。老幼環聚時。擇紳耆隨時以土音講說。俾負者墩聽之下。或喜而舞。或感而

泣。默化潛移。成效可睹。後出守蜀中。見有直解一冊。與衍

義大旨相同。及巡閩漳。仍率屬遵行。今復奉

簡命涖任臺澎。惴惴以有負斯民為懼。伏念

聖澤涵濡。百餘年以來。海隅日出。罔不率俾。間有一二梗化者。

良有司亦不得不以法繩之。不教而殺。心滋愍焉。嘉慶庚

辰年前道臣葉世倬有敬刊直解原本板藏學宮。爰率僚

屬謹復加校訂。分發各廳縣遵奉舉行。廣為傳布。庶幾官

斯土者。各盡父母師保之責。俾斯民遷善遠罪。以仰副

聖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之盛云。

自正月初八日起。以後每年朔望日辰刻。生員蔡某在城
隍廟前。初八二十三日辰刻。生員某在本轅照壁前。宣講
聖諭廣訓衍義二篇。周而復始。本轅講期。派禮書同值役。備方
棹一張。上安半棹。加黃棹圍。武巡捕恭捧。
聖諭自中門出。交講生立誦畢。仍由巡捕恭捧繳進。每月本轅
講生制錢一千文。該生赴署親領。郡廟講生另有公費。初
八二十三兩日午刻。赴本城義塾。朔望日午刻。赴西關外
兩塾。敬謹宣讀。塾師督同各生徒環立恭聽。

勸捐鄉會試公費約

臺地僻處海外。而人文不遜於他邦。平日培養造就。將以

儲育英才。備

國家選用。古云爭名者於朝。未有不出戶庭。而能立功名者

也。乃或狃於便安、甘於小就。大半皆以道阻重洋。資斧不

足之故。我

朝文教漸被。添中臺額四名。原爲廣收人才起見。幸而入庠。

不應省試。幸而鄉薦。不能京試。此何異頂戴榮身。

朝廷又安用此慶典爲耶。爾父老所期於子弟者。當欲其家

修廷獻。上報

查。如果訓課認眞於蒙童有益。再由本司道察看另行詳
議。作爲官學。各該處既爲書塾。所有鄰近浮浪閒雜人等。
不得喧呶作踐。一切違法之事不容相近。致被沾染。隨時
派令講生前往敬讀
聖諭廣訓。令該生徒環立恭聽。紳民有力之家。仍須各自延請
名師。認眞教習。守身爲上。成名猶其次也。或公議倡捐。於
鄉里添設義學。用廣教育。一面將首事人等稟明存案。以
憑查考。庶幾桀驁冥頑之習。可冀相觀而善。默化潛移。俾
風俗漸蒸蒸日上。本司道有厚望焉。

設義渡約

臺郡曾文溪爲南北往來孔道。向來附近民人。設舟濟渡。原應約給錢文。而匪徒乘機訛詐。甚至攔河截搶。臺嘉兩邑交界。此岸彼竄。易以藏奸。是便民之舉。實爲大不便也。本司道下車以後。訪悉情形。已嚴飭所屬並附近各莊民。認眞防巡。嗣據義首吳大榮稟稱。彰邑職員林世亮嘉義劉捷鰲等情願倡捐。改立義渡。並將該渡舊有餉項籌議另行歸補等情。當即由府分給札諭勸辦去後。尚未據覆。想一時未能就緒。而遷延日久。恐未能尅期有成。茲先飭

署臺邑劉令塾捐造船兩隻。即日興工。一面囑臺邑紳商協同嘉彰等邑首事公同妥爲勸捐。或置田收租。或發與行息。如捐項寛餘。再設涼亭以便行人憇息。且避風雨之患。巡查兵役人等。亦可棲止有所。從此利濟既無留難之苦。商旅亦無刼盜之虞。想好義樂輸。無不聞風興感。共襄義舉。本司道商同鎭軍本府暨各縣捐廉爲倡。一切工料。及將來出入支銷。均由公正紳商經理。不假手胥吏。事竣妥議條規。通詳立案。核定勒石河干。以垂久遠。

附全臺紳民公約

臺北淡水雞籠山一帶。爲合境來龍。靈秀所鍾。風脈攸關。近聞有沿海奸民。訛言山根生有煤炭。難保無偷挖之徒。一經傷損。於全臺人民不利。合亟公立禁約。如遇刨挖者。卽行圍捕送官。倘敢抗拒。格殺勿論。或內地及各處商販前來。大衆協力阻止。若強行開鑿。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億萬人合爲一心。爲全臺保護山脈。有不遵者。公議懲罰。此約

附禁烟公約

外洋烟土。殘害中國生靈。稍有人心者。無不切齒痛恨。我

朝深仁厚澤。淪浹寰區。中外同享太平之福。我今百姓窮者窮。死者死。夷人發財得意。是販烟吃烟。皆助夷以害人。且自害以從夷。與反叛何異。與禽獸何異。公議自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起。立限兩月。大衆洗心滌慮。咸與維新。限滿以後。先請文武官長。查察衙署內外人等。次及紳商士民閭夷人吸食。夷酋即殺之。如不戒斷。並夷鬼之不如。而中其利己害人之計。至死不悟。爲國家大患。人人得而誅之。此約

昭忠祠碑記

臺灣府昭忠祠。敕建於嘉慶七年祀諸陣亡官兵即附功臣祠之側。十一年前道慶置座設位至道光元年前道葉胡始將康熙以來。朱逆等各案內死事官員弁兵。一併入

國家効力即客民中豈無忠信公正授職波臣者。謹再循舊
典。復展明禋。酹已往之勤勞。冀將來之呵護。近年以來。各
官兵因公沉沒。同戊申秋師船溺亡者。已先後照例請
卹並於新修昭忠祠內。輙吉附名供設以妥幽靈如眷戀鄉井。
既已名達
天庭。來往自無阻滯。此外無主游魂。當牒請 城隍。默賜引導。
護還故土。得育族類禋祀。無爲此邦疵癘。嗚呼自今以往。
尚無淹滯荒埔徒蒿目於中元之羹飯也哀哉尚饗。
維大清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五月壬辰朔越十四日丙

午。福建臺灣道某敢昭告於

城隍尊神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浮海人民。載胥及溺。戀戀故

土。人鬼同情。給照還鄉。幽明一體。伏其

恩慈默賜引導。護歸原籍。死者得所。生者蒙庥。蠲潔上陳。無任

祈禱。謹告

祀。蓋以鯤身七折。爲國家新隸之巖疆。鹿耳一門。尤海外孤懸之地軸。經堧失險阻而來歸。施黃乘精銳而深入。自是厥後。盧循孫恩之釁疊構。其狼烽棘門壩上之師時陳於鯨渤。其間或納刃入陣。或援幟登城。或裹革忘歸。而彌貞其志。或守陴捍禦而卒殉以身。壯矣哉。函先軫之元。丹留一點。埋萇宏之血。碧繡千年。宜其誠格黔閭。恩邀黼座。永存正氣。不沬令名也。乃者烏合之衆。復聚於清時。危藩之心。倍難於前烈。道光十二年。奸民張丙等煽亂。雖運籌甲帳。迅就削平。而流毒申池。幾成蹂躪。庭內之懸魚未腊。

蟣繳先加。境中之害馬難除。寇鋒已及。見危授命。再覩闠門殉節之人。臨難無生。乃在草檄從軍之士。又無論荷戈者之塗膏廣野。釋甲者之委骨荒沙矣。更有寇興海鶴。開起城蛇。秉插羽之書。澤林捕伏。張游徼之網。駭浪追逃。棄軀命如土苴。等浮生於泡幻。至若名登軍帖。赴戍年年。事在官書。應差僕僕。唱公無渡之曲。滅頂知凶。效皋某復之呼。招魂欲泣。嗚呼。烈傳橫草。固宜哀此憚人。險蹈狂瀾。疇非歿於王事。加乘車以再世。而餒而之鬼。無靈寵三褫以殊榮。而塊然之形。早化。自非亟發種祀。用享吉蠲。無以慰

諸忠之魂。實亦叢守土之責。爰於道光三十年二月與同官相率捐廉。即於舊祠復加修葺。倣嘉慶七年例增祀張逆各案傷亡官兵。而以奉檄東渡舟覆瀕危者附焉。溯自乾隆五十四年功臣祠告成。由府籌撥三官堂原業。屬赤山里租穀。歲納一百六十一石有奇。置守祠者供洒掃。久且就湮。亟為清釐復舊。選公正紳耆司其會計。復經臺灣縣知縣胡國榮。勘度內外地基前後共二十九丈八尺。左右計十八丈七尺。豎立界石。以杜侵占。而昭整肅。於戲。規模式廓。丹雘重新。咸爇炷而拜庭。究凌煙而見像。為忠

爲烈。俾留後代觀瞻。書爵書名。悉仿史家體例云爾。是役也。董其成者署彭湖通判張序煊。鳩金以助之者淡水同知史密監工庀財。始終其事者。紳士陳森階黃應清朱世澤張必中也。並誌

考試示諭

童生考試。進身之始。我出身時。亦從此起。讀書累世須留種子。登舟來此。對神明志。謀利徇私。沉溺海底。爾等作弊亦同此誓。

一各學官於被控生員情節虛誣者。不得附和地方官。致有

屈抑。其實有劣跡者。亦不得徇庇干咎。

一童生免試經解。其取古者免招覆。果由自己出筆。一望而知。錄取內記不先榜示。

一童生取進多備一二十名。先將坐號開單。傳諭原保廩生。認明本童。於某日辰初集院面試。各記坐號聽點。不准報名代備眞草紙頁。無用另具卷冊。亦不必攜帶考籃。用布包文具。不許另帶片紙。覆定出榜。再照例招覆。此外未經入選各童。可及早回籍。免致逗留。

一歲試各屬生員。有應次年出貢者。准其預考。以省跋涉。

一歲試武生未取有願閱試者。准其預考遺才。

一生員二等三等前列坐號先行發府由各學官赴府開單傳知俟一等覆定。再折彌封榜示。未經取錄者。可免守候。

一生員有事故。及被控暫革者造冊交送考學官賫呈內地學政查考。以杜蒙混。並設木榜開列各生姓名事由。立限投案。以憑酌量。情節可寬者。於榜內簽示開復。註冊報部。

一文武分起於覆試榜後。隨堂簪挂。不必全俟試畢示期。以免守候。

一幼童默三經以上者。除取進外。餘選取若干。另冊發書院

註冊。按期飭學官背誦後作文。或全篇。或半篇。各從其便。佳者給外課膏伙。

一武科以箭爲准。功力嫻熟。必中靶心較多。原不必拘定五箭。如僅着靶邊。全中亦不爲優。其步箭脫空者。免校刀石。

一未取武童。於默經原卷面。塡明箭眼發閱。以昭公允。

一取進無分文武。皆爲門牆中人。望其將來爲　國家出力。各鄉遇有賊匪。追捕攢射。從優獎勵。文有書院。武亦宜課習。住址附近郡城。新生每月望日午後至本轅造冊習射。分別獎賞。並習雜技。

一各屬生童雲集。道府連試。廳郡日久。城廂內外地保居民人等。務各小心火燭。嚴防賊盜。向來有窩藏奸匪之徒。乘此考試勾引游蕩。遇事生波。藉端漁利。各屬應試子弟不能盡有父兄同來約束。居家本係淳樸。因應試而轉近匪徒。讀書皆可成材。因赴考而忽爲敗類。小則耗費錢財。大則損壞品行。或受訟累。或犯官刑。傳聞鄉里。父母懸望憂愁。俯伏公庭。師友牽連玷辱。考試原爲鼓勵人才。反致戕賊善類。求名正以敗名。言之殊堪憤懣。除飭府行縣會營派撥員弁。督飭兵役。分段巡查。如有奸徒窩留賊盜及引

誘年少子弟嫖遊者。立即拏究。該生童之父師人等。各加管束。倘有爲非不法情事。並坐其父師。並該廩保失察之咎。仍在該生童等自愛自重。閉戶潛修。考試黜落。非不可對人。若另滋事端。受侮召辱。何顏以見父兄。且一受刑傷。終身不齒於士類。求其當童生而不能矣。再外屬遠道而來。無論貧富。貧者總不能有餘。往往出外閒游。或深夜不歸。行李被竊。良懦者既隱忍無可控訴。刁劣者又架揑藉以索賠。今立定規約。除借居親族之家外。所有租賃房舍。以及坊廂店鋪。本生童入門之日。即將衣物銀錢開單。眼

同房主點明。如出門有事。及應考之日。單身獨處者。將住房封鎖。以鑰匙交付房主。夜間至遲三更回寓。該房主小心守夜。自無疎失。其各街巷舊有賭閒娼家之處。業經本司道密查存記。如考試之時。復行開設。或兵役人等從中包庇。一經查出。即先飭地方官會同營汎查封治罪。其各凜遵。

致僚屬手札

卷查臺屬積案纍纍。貴處尤多。固由民情刁詐。而歷任因循之咎。亦不能辭。但一經催提。或舊案復起波瀾。或新案

愈增訐控。茲擇其要者令張縣丞前往催提。該員在嘉任捕官年餘。情形較熟。且逐案委人。亦不勝其煩擾。是以各札並交帶來。面商設法辦理。以清塵牘。庶免刁徒播弄。屢瀆不休。愈積愈多。然圖准不圖審之惡習已久。自不能一時清理。查原告不到。例應請銷。細加察訪。果係所控未實。愼擇妥役先傳原告。日久不到。卽請詳銷。有委員會稟易以措詞。如續控再作新案辦理。况非本任內之案。更無所用其回護。不必定欲提解來郡。以致官民交受其累。果蠹役豪棍。不能長聽姑息。懲一、卽可儆百。所謂先難而後易

也。其任州縣二十餘年。雖海外情形與各處不同。而地方民情大概。事同一律。其一切爲難之處。自己既爲過來人。必不强諸寅好以所難。且由內地遴選而來。皆能事而不肯廢事者。實藉勵勸之力。以冀同免愆尤。盡一分心有一分效。大要易辦者莫放過。難辦者要耐煩。清理積案其一端也。果盡其心力之所能爲。無稍倦怠。即官場得失無憑。寔冥冥中尚有一部考功則例也。

致各屬

再當務爲急。無過聽訟緝捕二端。而言語不通。費用無出。兼以重洋易於解悶。雖賢者亦不能不爲積習所移。但無

預存大化爲小。小化爲無之見。而力所能爲者。愼無憚難而不爲也

爲民害之尤甚者。不能去其一二。安用地方官爲耶。秋禾漸次登場。或半月或十日。務撥冗親歷向來多事村莊。一行爲囑。如無事。輕騎減從。不必會營。切切。以上致嘉邑王仲甫明府書

貴境與臺邑毘連之曾文溪。水漲之時。擺渡船夫行人自應酌給錢文。而訛詐異常。商旅爲之裹足。甚有乘間劫奪。並殺害投之溪流者。或未免言之太甚。其附近溪邊。係臺

邑所轄之胡厝寮地方盜刼頻仍。皆由交界地方易以藏奸。且有溪河足以阻截之。故除飭臺邑撥役前往巡緝。並嚴諭該莊總理人等。清莊聯甲外。務祈嚴諭該管地保鄉人等。一律辦理爲望。再聞該溪每年有繳縣公費若干。未知虛實。或奸徒假冒撞詐。均未可定。祈密加訪察。如果書役人等。有此規費。必須明示革除。查地方陋規。非爲害太甚者。原不必裁汰。若爲利甚小。而爲害甚大。正不必避干譽之名。設法永遠禁除。或商同臺邑改為義渡。妥議章程。勒石河干。為民造福無窮。似有損。而實有益。不徒為自己

顧考成也若漢然置之豈非蹂躪百姓皆由我輩作孽耶想急公向上者必能振刷精神實力圖之致臺嘉兩邑書

聞四鄉農民做小本生業者多不敢進城以致諸物昂貴緣有假充文武衙門人役之棍徒任意訛索誠恐串通在官丁胥滋事是以商同前鎮臺勒石示禁在案茲聞各城門車輛仍有阻滯之處務祈嚴飭汛弁查禁如巡防認眞郡城內果常常安靜所有各衙門汛丁自八月為始每月由道酌賞以示獎勵致呂壽山鎮軍書

思患預防非全副精神十分周到則廢弛叢脞靡所底止

守經兼須用權。但不可以狼豕視百姓。以寇盜視屬吏耳。僕遷地弗良。譬如以柔弱之客兵。治剽悍之勁敵。以拘謹之學究。敵佻達之狂徒。歷宦將三十年。所可告無罪者。審斷不惜力。緝捕不惜財而已。惟官高一級。即與民遠一層。一任嘔心。無從措手。天下事固未有獨力而能奏效者也。

上浙撫梁楚香中丞書

治兵難於治民。治民難於治番。兵安則民安。民安則番安。颶風暴雨。皆官吏咎徵。不能感召天和。所致此時惟有戢兵心以平爭。收士心以消訟。結民心以弭盜而已。上廖儀

御座師書

漳泉果能合而爲一。游匪無所煽惑。地方自日見敉安。武云聯結亦有隱患。此過慮之迂見。惟求目前相安。我輩何至激之使變耶。此時正邏防嚴緊之時。無事須作有事想。昔白淩蒼副戎有云。奸宄視政令之疎密爲伏發。兵役又視官長之誠僞爲勤惰。旨哉閱歷之言也。夙夜勤勞。安民息事。悉已代爲上達。交冬以後。有偏犢而無吠厖。行之無倦。拭目俟之。

致嘉邑丁述安明府書

某居官如何。前不深悉。現在留心察看。精明遠露。凡事見

長是其所短然視因循退縮者尚高一籌是所短亦即所
長全才難得在用之者於馳驟之中寓控制之法養其精
銳遏其虛憍則得矣若講簿檢蹄閑甚至置篋不飭則斷
斷乎無之可代爲保結倘有影響萬不能稍爲姑容亦不
能掩人耳目此時察吏別無他求總以現在控案關案之
案之多寡有無爲斷則優而有徵無此三者無論才具如
何皆爲良吏

豎旂謀叛逆也殺之非枉然假豎旂之名爲搶奪之計儀
來所逼不得已脅從或因案追捕或被人指控藉爲護符

其戕害攻汛者往往激而成之。情罪相當。惟其心安理得而止。如故示寬容。又恐頑梗無忌。養癰之害尤烈。一旦矯弊太甚。各屬官吏。豈有不計功者。若遇事不肯上前。或竟諱飾彌縫。化大為小。亦為非計。臺地但論出力獲犯之功。而不寬疏縱失察之過。有深意也。總在平日於前三項隨到隨結。一得民心。自能消患於無形耳

從前府庫充裕。道庫亦備貯甚足。每年內地解餉來臺。遲早均可卹。偶有不虞。總可應手。此時情形。譬如居家者。無斗石之儲。專候隔海運糧。計日為炊。而又不能操尅期必

至之權。且事變又往往出其不意。府庫墊支。歷盡紳商殷實者少。一切迥不如前。前年餉船失事。倘非從前綢繆遠慮。發道庫備貯一項。眞是不堪設想。是籌添備貯。實爲全臺命脉所關也。

洋面未能常常清靜。皆由各處捕拏逃竄。此間游奕往來不定。水師將備。先須添僱船隻。再籌備兵費。而盜已一帆遠颺矣。舟師出洋。向來遣領口糧。商船進口。舊例有津貼一項。每兵一年。勻給纔得銀三四錢。近來船少港淤。并此而無之。內地出洋。均有口糧。臺灣洋面收泊較難。尤爲艱

險。此時海洋情形非循例出巡可比。必須預備攻擊追勦。各兵枵腹從戎。安能責其冒險出力。卽官弁從嚴恭處。亦無濟也。以上上劉玉坡制軍書

向來交冬風謠四起。總不免小動干戈。今人禍幸免。而天災疊至。淡廳水溢。彰邑地震。傷人甚多。履薄臨深。皆成實境。雖籌議撫卹。而凋敝已深。豈臺民之必不能安生。抑居官者奉職無狀。上干天和耳。上蘇鰲石師書

用其心之所能到。盡其力之所能爲。大概治兵難於治民。治民難於治番。兵安則民安。民安則番安。番無足慮。可慮

者通番之民。兵無難治。所難者領兵之官而終歸於地方官不易得其人。然亦非無人。其病只一言以蔽之曰窮而已矣。

上粤督仲紳同年書

任人行政。不能顧及私情。然心有所挂慮。即不能專一辦公亦當慮及。

上劉玉坡制軍書

上控之案。愈積愈多。民情譸張難治。一經催提舊案反起波瀾新案倍增訐告之風。派委員設法清理。而不必定行提問且多非現令任內之事。察看案情。先傳原告。如日久不到。即先詳銷。一面訪出唆訟之徒。懲創一二。大約不出

衙門中人。法自近始。或可刁風少戢。

各處爲民害者。不外盜賊訟師蠹役三項。而臺屬尤甚者。則三者合而爲一。胥役勾通匪徒爲盜窩。及事主報官。又與訟師代爲揑告。愚民無知。訟累經年。贓物絲毫未得。又添出許多費用。卒之盜匪與棍徒。逍遙事外。在官受累者。大半皆被牽良民。於是胥役既分盜贓。又得訟費。失事者固冤無可伸。而未失事者。亦不知禍從何來。諸僚屬非不肯辦事者。一則言語不通。難得其情。一則動須會帶兵勇。好官不肯累民。即須自捐。而缺分非昔比。費用無出。即報

解一切。種種爲難。得忍且忍。姑求無事爲福。苟安目前。地方奸徒亦明知官之無可如何。於是律例煌煌。皆成虛設。某爲州縣二十餘年。一切係過來人。必不肯苦諸君以爲難。但力所能爲者。勿畏難苟安爲望。以上致各屬

勸捐不在委員有能。惟在地方官素得民心耳。

內地人員。無不謂臺地爲美。及到此而後知苦累更甚於內地。稍可敷衍者。止二三缺。或存幸災樂禍之見。希冀機會可圖。亦難保其必有大獄。若輩職司奔走。原無須十分出色。現在皆年力富強。並無過於庸劣者。調去之人。與派

來之人。似亦不相上下。未免徒多一番跋涉周折。然一經到臺。省中即不能爲政。亦不成事體。奉有明文。必不容其逗留。以後請准留臺者。再令出差蒞來。如差委不得力。傑

道府有明文到省。再行調。則若輩無所施延矣。

刑期無刑。愈殺愈多而不能止。似求無刑不在多殺。殺其萬無可宥者可也。以上致陳蒞圃方伯書

領次年兵餉員弁。限定十月中旬內渡。來年得以從容回臺。不至爲颶暴所虐。嚴其考成。正全其性命耳。上徐松龕中丞書

彰化舊名半線。嘉義舊名諸羅。皆以武功易名。鳳山楠梓坑士民圍勦匪犯多名。人衆未能徧獎。改其莊名為義勇鄉。建坊通衢。以示表揚。而資觀感。庶幾有勇知方。可為地方官指臂之助。

致鳳邑丁述安明府書

監犯羈滯未解。至六七年之久。諸寅好以歷任積壓解費未交。交代未結。年復一年。陳陳相因。各犯非盡應致死者。任其瘐斃。有一案而已報斃三四人者。冥冥之中。咎將誰歸。卽不爲考成計。獨不爲子孫計耶。昔人有因人犯羈累而寢食不安者。我輩獨非同此心耶。如費用浩繁。果係前

任無從著追者。設法攤抵。或由道籌代墊。姑勿論公事應辦。照同行此方便耳。船價及內地各項。已通詳請裁除差役盤費外。其雜項有無多寡。想亦不至刁難。必須趁此辦理。以上致各屬

海外人犯積攢多年。不能不變通辦理。非敢率更舊章。致實好為難。但求人犯一到。即行點收。勿令船戶羈滯爲要。其有不能盡革者。望嚴加查察而已。致泉屬書

民情雖極浮動。而官吏得人。亂極思治亦易。人但知咎民。不知其咎在官。官又不知自咎。而專咎民。遂至不可收拾。

學校習染日壞。未易挽回。但得賢有司先培士氣。則地方自有起色。而大半皆與民爲仇。與士爲敵。民以士而益悍。士以民而益刁。未牖民先課士。自有隱隱相通之理。上彭詠義學使書

隨時陸續嚴辦積盜匪徒。較之釀成豎旗分類巨案。事半而功倍。且亦不至出巨案也。

庫藏以備不虞。無非爲保民起見。當民生流離之秋。處海外浮動之地。與其衛民於有事之秋。不如安民於無事之先

兵丁有犯。寬嚴酌辦。須使知恩知法。而必須官去積習。民無後言。

各洋附岸之小醜易滅。而外洋之巨寇難防。各省嚴勦。必以此間爲逋逃藪。商民並受其害。即將官弁各革。亦無濟於事。是非核實辦理戰船不可。

臺地緊要。有須酌調者。未可拘泥。必待請命而行。而爲缺擇人。爲人安缺。大非易事。稍有未協。貽誤非輕。不能不三思而行。總須詢謀僉同。未可獨行己意。但期於公有益耳。

向來出力人員應奬者。以各犯瓜分。謂之撥犯。然未可牽

無干涉。而濫竽其間。其捐貲應叙者。亦須實兌到庫。未可海市蜃樓。憑空結構。

姻戚招搖生事。雖未成。亦應照例科斷。未可稍弭為自顧聲名起見。處分事小。名節事大。 致陳慈圃方伯書

盜船一望而知。今則羣刦商船。佔坐行旅。誤認商船。猝不及防。失事尤易。宜兵船亦裝為商船。俟其來刦而捕之。亦使之猝不及防。船堅而後兵膽壯。糧足而後兵心固。地方官惟有杜絶接濟之一法。多收一在官之壯丁。即少一助匪之游民。臺民生路。專恃商船。欲通商船。須無盜船。欲無

盜船須有兵船。欲備兵船須有兵糧。即謂有船而兵不得力。訓練自在人爲。有兵而無船。雖責有無所施其技。營員皆以此藉口。而廢弛之咎。不盡在管船工之員。上劉玉坡制軍書

風帆靡常。一切得以寬展限期。然辦事未可先存此成見。

交代無難。難於有空賬。無現銀。

地方匪類生事。不盡關年歲之歉也。夫年豐穀賤。便於貧民。不便於富民。歉年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易至摟奪生事。臺地則又不盡然。米多而賤。貧富兩困。臺民多無產無

業。皆仰食於富戶。富無餘羨以養貧。攘奪仍不能免。豎旂謀逆大案。則又非貧民所能爲。必富者倡之。然其先亦由攘奪以致富也　以上致各屬

難治之區。地方官在任太久。民易生玩。然情形尚熟。更一生手。又有爲難之處。致彰邑唐升菴明府書

勸富民各收養本族本莊游匪。以禦外族外莊之游匪。則游匪皆不爲匪。致各屬分防

供賦三石之價。尚不足完一石之額。加以洋匪而禁販米出口。則民困愈甚。惟嚴杜奸民接濟而不必過嚴。上劉玉

坡制軍書

重犯押赴犯事地方正法。俾匪徒觸目警心。亦所以止辟之道。審辦總宜遠。遠則犯者知懼。良民之憤亦早洩而未犯者並知所儆。致嘉邑丁述安明府書

重洋遠隔。撤遣之犯。有六七年而未接部文者。應先解內地勻監。致尚志蕃康訪書

會匪蔓延。大是可慮。然又未便張皇。補拿之稍須細訪其是非。爲糾鬬地步。抑或各自防禦。則滋事亦尚易收拾。若通縣合而爲一。再有兵役隱伏其中。則不能無展需緊求之

戒。

致鳳邑高南卿明府書

臺灣道係地方官。銜門兼學政。非內地屬特簡臨者比。杜弊尤難。不但閩人倒不准閩巻。卽寄居臺郡者。與本地人士往來已久。亦未便延訂其以累世寒儒。一旦膺斯重任。惟有彈精竭力。以冀無負初心。況海外地方舉錯公則輿情自順。必須除弊務盡。以清本源。而端士習。然諸弊尚易查。其爲害最甚。而難於防閑者。惟場外招搖之事。海外風俗。雖多粗悍。而士子求名之心獨甚。地方奸徒藉以乘機愚弄事或湊巧幸而得之。卽難保無指官撞騙情事。以賄

行來之風。斷不可稍任胡葦。此與浮曠名節何異。必須據實查辦。以自明。非以公直見好也。致陳藩圃方伯書

凡事于國計民生果有裨益而無不便之處。即坦然爲之。不必稍存意見。倘屬大害。無過生番殺人一事。蔓頓臣口。自可循舊章而振作之。抑或別有善法能去此害。訪察輿情。於附近生番村莊。細加詢問。以威則力不能及。以恩則情不能通。或番格人等設法聯絡。須費若干。密示商辦。將求作某創此議。不令官其土者。擅好事之名也。致蘭麓章畔亭通守書

凡事先求實在而下情爲難亦許其上達不可不踏實地而先巧爲退步也

各屬任郡家丁捕風捉影任意稟報以致本官不能專心辦公且一旦因之呼應不靈亟宜嚴懲正佐更調皆先牌示一面飛檄飭知從無預行宣洩幕丁尋以構造謠言爲事其爲害非淺

解犯船費等項向交解役攜帶到郡後任意使用遲延而人犯又在府縣各有監有獄管獄各官不隨時查檢卽催問亦往返經年不但文批無着卽差役亦杳不知所之以

後應備船費等項。專丁賫送臺防廳收貯。以使隨時配解。各屬獄官將監犯姓名。按月摺報。所有本轅移司文批包封徑發臺防廳。而不用僉差。以免多一番周折。府批亦徑送本轅。不經差役之手。自無從滋弊。

覊押人犯。每日立循環簿過目。仍派親信家人逐日查點。尚恐有差役私押未稟者。須間日親往密查。或委獄官點驗。情重者固防其疎脫。其被誣牽累未經審定者。速取的保候訊。卽係有干之人。偶爾疎縱。其咎猶輕。較勝於無干押斃。且免奸徒刁供。別生枝節。拖累更無了期也。

人犯壓延諸寅好亦非必狃於積習外而書吏內而幕賓皆久而相安所謂一齊人不能敵衆楚咻也查例載軍流人犯文到限兩月起解逾限降一級調用未經行催之上司並干叅罰嘉慶二十五年改限一月臺地卽重洋阻滯至一年萬難再爲諉詞近有延至九年者實足駭異揆厥所由一則人犯在郡而本官卽置之不問一則解役出門曾否投文領配絕不稽查一則費用一時不及措備前推後諉遂大家擱開索性無分新舊專待其監斃而已想兼丁書役無不以監犯病故爲幸者上司更動無常宦場黨

約莫測。但知目前苟安而不知設有翻騰。無從措手。其爲此事寢食不安。特再諭致。萬勿因循錯延。果費用無出。即僅年遠者陸續起解。每次一二名。以漸清釐。實在爲難。但得文冊齊全。道中即可設法墊解。容緩歸還。亦無不可。文冊實不能代備也。舊管命犯。不必再責成原差。差役仍須搜括百姓。若並差役而亦逃亡。除部官賠原無別法。且人犯口糧。日計有限。總計實倍蓰於解犯之用。即爲省費起見。亦計之左矣。致名屬

爲地方得人。總須本人中心勤懇任事。上司強勒之無益

也上下一心無非求地方安靜起見下固不能任屬員之便而致上司無權上亦不能存成見於中而令下情不達惟求其是而已分防各員勷助得力自不容沒其功倘有疎虞責任仍在地方官不能藉口於一二佐雜進退之間

答淡廳史梅叔司馬書

洋匪大幫偶集非籌備萬全不能保其必勝宜設計以離間之海口募悍而黠者入其黨帶一諭帖作爲探聞而密告者此幫如是云云彼幫亦如是云云諭爾等皆良民百姓豈肯甘心犯法出入風濤中樂於死不樂於生實因一

時無知游手好閑無可營生或爲饑寒所迫或爲官吏所逼或爲豪强所欺氣入其中欲息而不能加以各處官兵追拏與其坐以待死不如姑且逃生而人衆雖少不能聽其餓死遇有船隻不得不前往搶刼爾等得船待贓並非放火殺人可見不是樂於爲盜亦處於無可如何然陸有陸營水有水師豈能坐視不管內地兵船一帆可到即能逃避不久亦起颶風無處收泊是爾等有死無生不如早爲求生免死之計本司道前任汀漳龍道漳泉人犯法自新者撥得不少爾等自有所聞今水師營伍同商民并力

攻勦。一面請實提臺帥率金門廈門各兵船前來夾攻爾等死在目前。本司道念爾等莫非　朝廷赤子。焚溺可憐。特先開導一番。爾等自有頭人。衆夥中自有識字者。可細細講說。再三審思。如聽本司道之言。爾等年壯力強者。由頭人帶領投首本司道。代爲禀請總督大人。奏明准其自首。或編入營伍當兵。或入壯丁充役。果有才力出衆者。拔充營弁。從前四川有羅提臺打仗立功。做到一品大官。先誤從匪人。後投効軍營出身。近年陳提臺盡忠報國。萬古揚名。何嘗不從海洋中出來。爾等聽我言。即具去寨交來

人帶回定期十日後某日在某處港口頭人並衆一二人本司道委大員親到海口面諭末帶一兵亦不令丁役一人近前可見並非哄誘爾等爾等信我言先將衆來船隻一概放行貨物有存者給還原主免其致罪爾等船隻破械等物可以充公另賞銀錢與爾等食用亦盡彀了如再有盜匪前來爾等大家幫同出力將功折罪從此可以養身可以保家可以成名立功如不願在臺各令歸回內地本司道即飛數實提臺無用帶兵前來並另用文書知會爾等皆已投首免其追拏豈不甚好如始終執迷不悟仍

肆猖獗。即調兵前來勦滅。必盡殺乃止。毋貽後悔。

地方巨匪投首。有眞悔罪者。有因捕緝緊急者。有詭計以自全者。一概皆將計就計。准其自首。而設法收之。但必收本地方官爲之乞恩。鄰里出保結。有地方官作保。地方官代求。有道府擔承。而外面則上自執法。下自施恩。若先越赴上司投首。則不可據准。而仍當別爲羈縻之方。匪類聞風解散。亦不至假其旂號以擾害鄉莊。竟用以盜攻盜之法。此勝於彼。則除一害。彼勝於此。則我不殺之而自有殺之者。兩相殘害。則兩害並除。而官不費絲毫之力。且既准

其投首。則彼自恃其無恐。不加防閑。良民之受害者。固之亦易。是又在地方官之代爲主張。援格撥勿論之條。而變通行之。以盜治盜。以民防民。其治臺之善策乎。

言語不通。以俗語作告示。刊印多張。而令誠實書吏。酌給費用。分往各鄉。同明白公正鄉耆人等。以土音反覆曉喻之。並諭書吏至各鄉。毋索一錢。毋擾一飯。於示內詳明塡註。必有一二能聽從者。致各屬

致各學官於考試前。督同各廩保於報名之始。認眞稽查。有無冒考頂替等弊。若廳縣業已錄送。再有攻訐。原保及

該學官皆有不合原首之人。顯爲挾制牟利起見。至頂冒入場。該學即不知情。其平日不能約束士子已可概見。錄送以後。復行攻訐。無論虛實。學官非疎忽於前。即徇縱於後。均有應得之咎。果毫無私意。查出確據。事後亦准檢舉。若任意混供者。在廩保猶可以一時未經查實。不敢始終誣執爲詞。若學官不加詳察。率據不實之詞。即詳請扣除。豈非扶同多事。頂冒入場。如係生員。學官豈能以不識認推諉。整頓士習。自廩保始。整頓廩保。自學官始。廩保匿長朦混。如學官知而不究。是天理滅絕。遑論品學。設學明倫。

根本何在耶。致各學官

地方刁徒。及衙門蠹役。遇爭較家產。於孤寡易欺者。視爲奇貨。百計架唆。互令爭搶。藉訟費爲分肥之計。海外愚民。死於水火寇賊者半。死於若輩者半。且此等唆訟殺人。無形之害。視鬬搶劫爲尤烈。致臺郡裕子厚太守書

海外多事。劣幕及衙蠹惡習之家丁。遣逐內渡。加以今昔情形不同。浮海往來之賓旅。概不能盡如所欲。造言惑聽。蓋非易生。惟在犀照靡遺。自非浸潤所能入。臺地公事泄延。其咎不盡在官而在幕。有非幕必不能辨者。錢席更難

其人。官欲另延。實無可恃者。有一人兼兩三縣而其人究亦未見其可恃。

上松龕中丞書

臺地四時溫煖。窮民有饑無寒。然連年收成尚可。饑者亦少。而不能絕竊劫之害者。游惰日久。習慣自然。仿勸撫兼施之意。而實力行之。可期安枕。

能事之員。有功不伐。而用人得力。必宜上聞。然又不可過請優獎。轉恐無益。一秉至公。無所瞻顧。總求有濟耳。

士心平則民心亦服。考試秉公。自有隱隱相通之效。捐納縣官。爲人言所惑。而拔取首卷者。竟黜斥之。正所以全其

聲名。以上上劉玉坡制軍書

憲恩愈寛律己當愈嚴。

敕諭條欵傳知鄉長人等。諄勸子弟改過自新。如有畏罪依附積匪爲黨援者。及時投首。或作眼線自贖。使匪徒易生離間。而羽翼亦漸解散。致各屬書

頑疲地方。須對症用藥。急則治其標。未可盡投以中和之劑。人才難得。但求在百姓上留心。不廢事而能了事。地方得粗安而已。

用人先講調劑恤吏也。但恤吏須恤民。臺地積習。但知有

官不知有民既不顧民要官何爲得斯民不可少之官則恤吏正所以恤民

防夷第一隱患惟在奸民勾引販賣禁物耳

偏僻海口土盜時時竊發大半皆假漁爲盜莫如捐募水勇寓兵於漁即借捕漁以捕盜是亦以盜攻盜也 以上上劉玉坡制軍書

民不盡頑民多窮耳官不盡劣官多累耳民窮官愈累官累民愈窮無形之消耗在於尾閭漏卮而漏在界內尚非難治之症今則一去不返故不可救藥 上川督徐梅橋同年書

治番不如治民。用兵不如用民。

漏卮之物。有去無來。漏網之人。有來無去。

破除情面。不容濫竽。正以核實爲激勸之道。

捕務惟在得人。用人必先激勸。著有微勞。即登奏牘。即不必優獎。亦足觀感奮興。非敢濫乞恩施。以見好也。

治水陸盜賊之法有二。或爲離間之計。以殲其魁。或留自新之路。以散其黨。用盜攻盜。以民防民。徒恃兵力無益也。

寓兵於漁。治海盜之要策。兼以杜岸上之接濟也。

凡事預則立。又須不動聲色。聯絡紳耆。團練丁壯。以緝匪

爲名。各守各莊。一呼即至。而靜以俟之。以上覆松龕中丞書

惟以治內宄爲先務。而令彼類自相害。以人治人。以鬼治鬼。上楊雪椒先生書

盤錯愈久。識力愈增。欲爲稍益地方之事。非實任久任不可。然盡一日心。造一分福。不可無遠慮。而無所用其過慮也。答門人洪潤堂書

凡身所未到者。皆以爲彼善於此。及之而後知。答嘉邑丁述安明府書

克殷而年豐。除暴得其當。即役戮亦感召天和。然慎刑敬

天之常理。

多事之秋。虛步勿走。

積弊止可懲一儆百。先清理在官人役。而又不可不爲留其後路。知之明而後處之當。

宦場拂亂之事。惟在靜守。而用告子勿求於心之法。心不動。郤良方也。以上答前署臺邑劉良卿明府書

官須自做。非自用也。若自用而又不能自主。卒爲人用。此詠孤雁詩所謂稻粱羣鶩共。霜露一身寒。答淡廳史梅叔司馬書

大學開章曰親民。民不親我。須我去親他。心誠求之。蠻貊可行。豚魚可格。事不畏難。顧方寸何如耳。

訪獲包訟劣衿。蚩蚩者自迎刃而解。所謂釜底抽薪。拔其毒根。膿血自盡。擒其軍帥。大隊皆潰。捐資給總。理自有實效。獵者飼鷹犬而不飽。則獐鹿何來。至惡獸互相殘食。既已搖尾馴伏。而仍欲困之。必至挺而走險。惟在息事而不生事。

地方官在城則慮及四鄉。在鄉又慮及城關。宰官止此一身。豈能變化。惟存此惟恐有事之心。自然無事。所謂思之

思之。鬼神通之。此真循吏不可以語此。

以惡人作眼線。如芒硝巴豆用之不得法。般人更速。惟視官長爲轉移。防之不可少。疎懲之不可稍寬。治之亦不必過急。含沙不能射人。則鬼蜮之枝自窮。以上答鳳邑郭巽帆明府書

人情叵測。平地生波。責在爲公無私。有懷莫白。

匪徒肆無忌憚。由官不過問。問又無以服其心。寬猛皆失之。急查緩拏。神而明之。存乎人。

詞訟只不拖累。便已造福。久之則訟自簡。

少一層經手。即少一分侵漁。不但征收爲然。惟催科一事必實任者方易整頓。然新政嚴明。又致久任生玩者較爲得力。居一日官。盡一日心而已。以上答彰邑唐升庵明府書

聯莊一事。祇在得人。尤宜識人。而莫要於善用人。去貪去詐。顧用之何如耳。安得各莊皆好人。用之之法。惟在中無阻隔。一言以蔽之。曰在親民。捕務之弛。一由於不耐煩。一由於惜費。實力爲之。仍不出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語。所難者非惜費。而或苦費無出。惟有不惜力以勤查嚴辦。昔人謂勤以補拙。當云勤以補儉可也。致嘉邑丁述安明府書

今日論吏治。興利除害。非易言也。但除其害之顯然者而已。大約不外聽訟緝捕兩端。而蘭廳生番之害。尤甚於他處。匪徒宜刻刻防閑。非爲考成計。爲因果計耳。我輩豈眞戀此官者。凡極難爲之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實心爲民。自有善策出來。誠則明。明雖蠻貊可行也。

果能救人。不必惜費。實實中有主之者。終不至累及身家也。答蘭廳董鈞伯刺駕書

地方疲頑已久。急則治其標。勿憚煩。勿畏難。盡一分力得一分效。答嘉邑丁述安明府書

一切公事雖打官話。而名實不能求其相符。致泉州沈海如太守書

勸商販出糶。此有利可趨。不令自行。市儈之信。早於官衙。若外境價減。令其飄洋。作無大利之貿易。亦非官法所能强。答厦門史蘭舫觀察書

官知民窮。而不至激生事端。民知官窮。而不至妄生覬覦。是窮亦有好處。年年太平。乘桴而來者。升官無路。然暗中保全身家性命不少。則食可下咽。寢可安枕。無論升官去官。當可穩挂一帆。生還彼岸也。答郭小房同年書

地僻事簡與豈貴者如家人父子別有一種樂處此宦場

入手真正題脈一任繁劇則文不對題矣然認題果真即

隨時變幻究不爲風氣所汩入手既正必非落卷也答門

人王子勤書

防夷易而防民難答史梅叔司馬書

歸化之番即當年助滅逆匪之子孫不招之使來萬一不

爲我用而爲彼用奈何老成之見未目睹情形自以報罷

爲是其實與關邊迥不相同似不至貽留後患海外安危

祇在得人不得人無關於得地不得地也與仲弟書

西川亦舊遊之地。咽匪爲害。止在練團得人。格殺勿論。答四川皂昆鳴總戎書

聽訟去民累。愈速愈好。緝捕去民害。以猛爲仁。懲一儆百。不惜錢。不惜力。無錢亦惟有出力。盡一分心。民受一分益。待書役勿過嚴。讀書人初作官。每犯此病。不可銳進。欲速急於見長。無過。即是有功。窮苦乃我輩本分。受之慣矣。況起居一切。較之當秀才已高萬倍。致永福縣令門人王子勤書

言語不通。不能不藉文告。而以言教者訟。終亦無益。且聾聾者旣塞於耳。又盲於目。須得人以達之。則在生員之播

土音。致四川縣令門人張香海書

不為州縣稍留有餘讀書寒士出身。謹守清白者。將為餓莩。尚能為循良乎。餓莩一身外無事。官吏之為餓莩更難了矣。元氣傷盡。加以硝黃。舊者死。新者亦不得生。官不足惜。如蒼生何。答山東沈臺蓀明府書

無論豐歉。彈壓撫綏。惟在縣官得人。兵丁守法。上廖儀卿師書

士民大半自內地來。蠻者極蠻。而秀者極秀。茫茫巨壑怪物出其中。寶貝亦出其中。歲科兩試。自問可質鬼神。而弊竇之多。有非意計所及者。網羅而區別之。培護而雕琢之。

借文墨爲激勸。以好名之易。易其好利之心而已。與山左濟州門人于如川書

子弟在臺者。最易爲狹邪所害。必不能遣之歸者。爲置妻室以收其心。致周左池世叔書

居官多隱慝。先德恐難綿。大學時還讀。惟防好惡偏。覆姚杏垣世伯和寄詩

子弟但能世世不絕秀才種子。便不可多得。此祖宗積累所致。愚於考試。誓不敢自我斬絕此根。與敬敷姪書

藉兵力以誅除於蹂躪之後。不如結民心以弭患於萌動

之初。稍有把握者。如此而已。欲爲內地滴良之區。官民一家。則萬不能。考課之勤。名爲鼓勵人才。實則牢籠秀士。不知者。或以爲不急之務。而隱消患於未然。其保全實多。是則苟簡之術。是以粗就安定也。善籌國計者。未嘗慮及州縣之肯爲百姓者。以後亦遇事袖手以免後累。而現在受參追者。恐所居之地。並無自然之利。設竟取生舍義則解納者不自天降。不自地出。不虧國。專虧民。國用暫足。邦本恐傷。而吏治更不可問。

致沈飴原姻伯書

公事之難。如日日衣敗絮。行荆棘中。惟有耐煩爲之。出得

州縣一關即如浮海見岸退一步想心平氣下苦死不能苛求屬吏餓死不能賄賣秀才窮死不能控郡軍需不求人諒惟望天憐 虧挪之罪雖同究竟賢不肖及公私之間須酌量區別即如流攤一項或分缺之大小定以限制核實查辦留此一線生路非為官實爲民也如堤工報險官必待題請而後辦否則不免後日叅賠不知傷財若干害民若干矣盜錢橫行一錢不敢浪費久之釀成巨案或竟辦軍需恐賠項不足以償其萬一此外一切公事皆將廢弛是率天下之能吏而皆爲木吏也錢漕賠墊廉俸扣

罰爲州縣者大半皆寒士出身即貲郎亦因仕而貧其父母妻子尚須養贍乎宗族鄉里尚須周卹乎幕丁不能不用應酬人情之必不可尙何出乎欲卹民先卹吏不損國則損民卽令召杜復生無米爲炊而某任賠欵某任欵限如星火遲卽罪之有官皆無生路能保其至死不變守定清白歲乎是天下皆以爲廉吏不可爲而吏治民生恐不可問是有益於國計者有形而有損於國脉者無形也

山東歷城張寄琴明府書

此時如飄洋遇颶風祇可聽其所之我輩苦節半生萬不

肯畏罪遠而忘清白致浙江舒自菴觀察書

一出茅廬先作州縣即終身無脫然之日命也如何致雲南王英齋觀察書

萑苻之甚各處皆同臺地得便宜行事尚易措手然如夏生惡草刈之不能盡其渠魁間有訪無所出有投首擒犯以自贖者事半而功倍全恃誅戮未見火烈生畏然亦海外可變通行之耳答汴泉郭小房同年書

北地之難難在虛擁多金之名致山東泰安張壽泉明府書

臺地首重洋防水師以造舟爲先務實核辦理官價總不

款用。非公而意私。捐資津貼。難望其利涉大川。劉晏有云。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洵通論也。

三五年一反之諺。幸而不驗。不至糜項殃民。然久則生倦。才盡而技亦窮。終難保其長相安耳 答蘇藩武次南同年書

有犯必獲。海外頑玩。雖久何不可挽回。答鳳邑郭吳帆明府書

清理交代。須於現任留心。待其卸任。則已無從著手。罪囚稍有可疑。仍開一面之網。致史梅叔司馬書

勿隱所短。勿沒所長。勿爲空泛之詞。勿作模稜之語。愧乏知人之明。仰藉寅忠之助。致臺郡裕子厚太守大計書

正兇正盜逍遙事外無干者。波累至死。加以奸徒勾串架訟不休、愈久愈幻、爲患無窮、正犯一時未能弋獲者、止列正犯姓名批緝。

兵民皆朝廷赤子、文武均守土官員。庇兵而兵愈犯法。非愛兵也。縱民而民漸玩法。非愛民也、兵丁當以地方官爲父母、百姓當敬營員爲官長。以相安無事爲福。

開誠布公。直言無隱。至印文公牘。自有體制。不能暢所欲言。以上致各衙公牘

羈押之人。無關罪名。或察其情形。尚非怙惡不悛者。不必

拘泥定須保狀難保無捕快人等需索情弊每有欲改過而不能復行偷竊以償取保之費者應發落即行發落秉公判斷但於心無愧何必顧慮任意延擱徒滋訟蔓或謂待其處息可永免爭端而累月經年破家失業伊誰之咎原告未到不必羈累被告無須慮其上控被告未到不必扣留原告祇須嚴究原差互控之案隨稟隨訊隨訊隨釋不必守候兩造齊全早結一日即少造一日之孽少留一人即多造一人之福也行各屬

欽奉　恩赦業已謄黃宣布風聞各處匪徒畏罪藏匿句

結夥黨以自衛其法無可宥者固在不赦之列而罪犯尚輕欲悔過投首者不敢即出應再剴切曉示合抄稿札發俾示使匪黨易以解散而頑愚可望自新弭患於未然必須預爲綢繆轉瞬秋收在即宜早爲防範也通飭各屬

節孝有關激揚風化之事身任司鐸是其專責一任胥斗壓延需索能無愧汗致嘉義學

同寅協和惟在公而忘私理以制氣小不忍亂大謀行不得者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我輩當三復之譬如舵水不和雖艨艟亦不能安渡上官同僚無非爲地方起見

非好爲嘵嘵於其間作和息人也。致某邑營縣書

民間種種不法。皆文武衙門人役包庇。其切近城內窩留奸匪。通國皆知。未便一任官弁縱容。須懲治一二。以儆其餘。茲將訪明各處開單密飭。再確切查究。某某政務稍簡。藉以輔耳目之所不及。非越俎好事也。太守自能體此意而安實爲之。致裕子厚郡守書

民之所惡惡之。惡莠早去一日。良苗得早生一日。置之重刑。使本鄉本境共見共聞。庶幾刑期無刑。致某令書

前任州縣各任內在押之人。除竊匪棍徒設立號籍。按日

稽查外其詞訟人證交差管帶者設一横粉牌一面責成值吏專派內丁分別管收除在逐日登記親加硃標懸示大門可做照行之

匪徒忽聚忽散風謠不一止有兩法一曰攻一曰散足下親督兵壯會營以截其後其令堵其前而留一面之網擒其抗拒者寬其逃避者自可立就安定今其令帶兵壯多人駐札已五日之久而未聞貴營人到日久相持民留官爲護符官去賊來終無了局至於散之之法須該管地方官明白號令但誅首犯餘悉免罪自然解散又聞斜叔未

成於交界假道而被殺多人在良民不得咎其擅殺而各匪徒又未嘗無詭必須細問情由仍將曲直伸明威勸兼施否則釀成分類亦未可定滋蔓難圖早爲之所致厲已

高南鄉明府書

各城門汛兵查詰奸匪向來車輛負販出入津貼錢文爲數無多相沿已久惟有此名目即難保無棍徒胃混需索以致商民視進城爲畏途車輛入城既少不但鄉民難以販運營生而城內堆積糞土不能拉運出城種種不便是以會同前署鎮勒石示禁故恐兵丁仍未盡恪遵而地方

刁民又藉此爭較生事。如所費止十餘丈數丈不等。原不甚為病民。但以兵法秋毫無犯而論。即一丈亦不應得。戍兵多窮苦。亦難令饑餓從事。茲每月由道轅酌捐銀元。送城守營給領。如再犯。應從嚴革究。

致呂壽山鎮軍書

命盜控案。正犯未獲。只取屍親求緝正兇。事主求拏正盜甘結。照例請參。控案儘可先結。將一切牽連之人開釋。否則一任奸胥播弄。甚至粘單混列多名。或移文牒封查傳。愈滋紛擾。轉致真正兇盜逍遙無事。依舊殺人刼貨。而受累者皆屍親事主。無故牽涉良民。甚至拖累破家。被控多

人萬無儁集到齊之日也

致臺邑胡令書

實廉應貢延久不到卽以次名送考往往視爲奇貨可居須補者不必定殷實之家直以學校而同市利士習之壞莫此爲甚若丁憂大故亦改易月日直非人類倘明知故縱或有所聞而不切實報究任其含混實屬天理滅絕遑論品學耶通飭各學官

呈控擄贖滅屍者幾無虛日皆由官不能隨審隨結兩造屈抑未伸以致互相仇擄是其咎亦不盡在民俗之刁惡控愬到官地方文武數見不休不知疏防處分綦重爲政

以仁恕為本試設身處地自己親丁被人擄禁生死未卜
情何以堪爲民父母當亦寢食不安如告官不見速辦奸
徒益肆行無忌甚有孱弱良民因官不立時拏辦恐遭害
更甚隱忍不敢出控者而捏詞聳准之案又不根究坐誣
遂至虛實不辨黑白不分積案如山一任胥役串詐造孽
無窮實者不辨而犯者日衆虛者不辦而控者日多犯者
亦日多擄人之犯視叔搶尤爲兇惡各案確有姓名住址
非若別案可以消弭各分防衙門爲印官耳目指臂之助
所轄地方一有此等案件切近易於聞見立時查辦一面

飛報印官追捕。致各屬縣

地方利弊。和衷商確。總期於公有濟。不容稍留成見。徒法不行。空言無益。致淡廳史梅叔司馬書

各屬應試生童。爲求名而來。父母以下。日夜懸盼。卽不能成名致榮。斷不可敗身招辱。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果能自愛。何有損傷。如在外游蕩生事。惟其父兄尊長及廩保是問。並由該學詳請扣考。仍發地方官究辦。致各學官

家產詞訟。女人出頭者。無非聽人主唆。且有冒列婦女。以防坐誣者。或以尊凌卑而本婦並不與聞。宜詳察之。致各屬

愚民無知。任人播弄。虛心研審。實力勤查。速訊早結。保全實多。致嘉邑令

郊商貿易營生。人多誠實。及遇有詞訟。有素延訟師主謀。皆刁生劣監出頭扛幫。知地方官必爲商人留其臉面。遂至任意砌控。訐告不休。或影射撞騙。商人但知耗財而已。明似受益。而暗中被其損傷而不知也。致臺郡守

奸民放膽妄爲。刁徒藉口健訟。皆衙署玩役所致。致鄰守

盜匪經事主當場協獲者。自係正犯居多。往往匪黨或與捕快人等。素有瓜葛。設法開列多人。聯名求保。或覓婦女

出頭。捏稱孤寡。以冀領脫、本犯恃有庇護。茹刑不吐。延押日久。終歸漏網。此匪徒所以無忌憚也。致臺邑令

匪徒慣技。故意牽扯平民。使不能定讞。以遂其狡展之私。或將首拏之人。攀供洩忿。或捕快串供爲索詐地步。惟有止就一犯嚴究追贓。所供夥犯。須察明確。再行查傳。不可據供拘拏。致臺邑令

匪類恃兵丁爲護符。兵丁恃刀徒爲計謀。無惡不作。良民隱忍而無可控訴也。致嘉邑令

刼盜在城廂者究戎兵。在鄉村者究糧胥。在海口者究盟

丁十不失二三也。致各屬

全臺紳民公約

曩者暎夷犯順。我

成皇帝不忍百姓流離。罷兵議撫。准其通商。而不通商口岸。該夷

官自行照會。不准夷人登岸。違者送其領事官治罪。此人

人共知者。臺灣非該夷應到之地。我百姓知

朝廷寬大。許其和約。每有夷人前來。不與抗拒。非畏夷人也。

彼旣俯首恭順。我百姓豈敢生事。上煩

皇上聖心。如該夷藐視我們。挑衅釀禍。地方官長。以和約在先。

不便過與爭較。我百姓固未嘗與之立約也。且所謂和者
但見之不殺耳。非聽彼之使令也。彼先侮我。我豈能讓彼。
我百姓堂堂
天朝子民。此地既未准設立馬頭。豈容任其雜處。如我百姓爲
夷人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餓死亦不肯爲我百
姓不爲他用。不但無罪。而且有功。粵人不許其進城。共受
皇恩可爲明證。大衆同心仗義。人人武藝高强。何必畏怯走避
我百姓自爲義民報
國。即在地文武官弁。亦不得而牽制之。如夷人本無異心。本

地奸徒從中指引。我們不殺夷。而殺通夷之人。於撫夷之道。固並行而不悖也。風聞夷人欲於臺地貿易。如果成事。貽禍無窮。習教惑衆。是子弟罹其害也。占地蓋房。是居民遭其殃也。覇攬貨稅。是商賈絕其生計也。買用男婦。是子女受其荼毒也。臺地孤懸海外。無可從避。宜及早圖之。

一曰勤瞭望。沿海城鄉居民。隨時於高處探望。但見夷船蹤影。即飛報該管文武衙門。一面探其駛入何口。再行堵截。不得專恃口岸吏胥也。一曰聯聲勢。夷船前來停泊。並無逞强情形。我百姓們多至千人。少至數百人。暗藏刀棍。

排立港岸。以此地不准深入。阻之不與鬬狠。静以待之。久
則自退。一曰查奸細。夷人不足慮。慮土匪勾結耳。如有私
與交換者。公同拏送文武衙門。如查出確有通夷證據者。
或因夷人前來。造謠乘間搶刼。應報明地方官殺斃勿論。
一曰選壯丁。平日無事時。各街各鄉。除鰥寡孤獨。及家無
次丁外。每家各出一丁。年歲約在五十以下。二十以上。飯
資紳商。各自添備。不拘定數。先造名冊。存於各義首處。仍
各自生業。一旦有事。一呼即至。違者公罰。至有事之日。動
支口糧。或由官給。或由民捐。臨時定議。宜從優厚。事竣必

渥受

恩榮卹有一二死傷者。定邀褒卹。當無不奮興也。一曰籌經費。防堵軍需。自有部項。我百姓仍須備備。同保身家。每街每鄉。公議公正紳耆爲義首。查明現在經商。及田產較多者。每家每日。捐錢或數百文。或數十文。或數文。一月一支。零星積存。有成數再要議生息。除卻防夷。不准動用。一曰備器械。刀鎗牌銃。家家皆有。人執一件。即成勁旅。所慮者夷人之礮耳。然彼礮在船。遂不能及我礮在岸。近而易攻。但令大礮不能登岸。則其技已窮。所慮者登岸後礮隊在前

耳。我不必用礮。惟渠彼之礮。而其技亦窮。各義首督令每家或三兩家。置遮牌一面。以木板高與身齊。或編竹爲之。內安鼻紐。或爲長柄如木櫓式。外釘牛皮鋪綿紙。或加綱絲。或塗蔗糖。此皆臺所有而易辦者。得壯士千百人。持此爲前隊。礮火不能傷。人人膽壯。勇往向前。有進無退。一鼓而殲之矣。臺人有用棉被裹身。演習技藝者。如得勇壯之人。以棉被濕水爲甲。持利刀而直衝之。亦可破也。再探明夷人如聚衆上岸滋擾。先於附近溝港內。埋伏年力壯勇數百人。各帶鍋煤罨水。將頭面項頸及兩手塗黑。分持刀

銃長矛。俟其登岸離船漸遠。并力從中横衝尾擊。萬一闖入街市。各店緊要閉門板。於板上多開數孔。不必過大。可以望外。放銃放箭。平日仍用木板遮隔。亦操必勝之法也。

以上各條。其大畧耳。未盡事宜。尚須大衆妥議。以期周備。而其要在先清本源。惟共嚴鴉片之禁。我百姓有吸烟者。與爲娼同。有賣膏者。與爲盜同。有販土者。與謀反同。大家齊心告戒。勒限禁止。萬人一心。奸民絶而夷鬼遁。我臺百姓。子子孫孫。萬年太平之福也。此約。